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四十三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起戊午明神宗萬歷四十六年盡庚申明光宗泰昌元年 凡三年

戊午 四十六年春二月賑廣東饑

以上年災故也

三月賑陝西饑

四十五年陝西西安南寧等州縣俱被災以應解稅監正耗銀二萬二千兩延綏晉糧衙門贓罰銀三千兩并留茷稅銀一年分别賑濟

夏四月京城壕水赤

自正陽門外至宣武門約三里餘河水盡赤深如漬血經月乃止

質實

正陽門京城南曰正陽門元至元四年建曰麗正門明初因之正統四年改今名宣武門京城南之右曰宣武門元至元四年建曰順承門明初因之正統四年改今名

大清兵克撫順

時我

太祖高皇帝親率步騎兵二萬進發臨行書七大恨告

天其詞曰我之

祖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明無端啓釁邊陲害我

祖父恨一也明雖啓釁我尚欲修好設碑勒誓彼此毋越疆圉越者見即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者明復渝誓

言遣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明人於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歲竊踰疆場肆其攘奪我遵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臣綱古里方吉納挾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衆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穫遣兵驅逐恨五也邊外葉赫獲罪于

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遺書詬詈肆行凌侮恨六也昔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自報之

天既授我哈達之人矣明又黨之挾我以還其國已而哈達數被葉赫侵掠初呼倫諸國合兵侵我故

天厭呼倫啟釁惟我是眷今明助

天譴之葉赫抗

天意倒置是非妄為剖斷恨七也因此七大恨是以征之隨告諸貝勒大臣凡俘獲之人勿去衣服勿淫婦女勿離異其匹配拒戰而死者聽其死歸順者勿加誅戮

嚴諭畢遂趨撫順以四月甲辰昧爽圍其城執一人遣書諭進擊李永芳降永芳得書冠帶立城南門上言納數事又令軍士備守具我兵見之樹雲梯不移時登陴永芳遂出城降誠勿殺城中人並撫輯之於是撫順東州瑪根丹三城及臺堡察共五百餘悉下撫順守城千總王命印死之乃徙城中人口歸廣寧總兵張承廕率師以萬人往援分兵為三據險立營以待

大軍乘風奮擊大破其營承廕及遼陽副將頗廷相海州二參將蒲世芳遊擊梁汝貴皆戰死士卒進歸者十無一二諸堡皆陷時察罕胡土克圖及西部阿蘊妻瑞達勒皆擁衆入邊求機邀賞羽書日數十至中外戒嚴帝初頗憂懼章奏時下不數月泄泄如故矣

質實

清河在開元縣東三十里源出三萬衛東北分水嶺南流經城東南十五里合小清河柴河在鐵嶺縣北二里有堡在縣東北六十里三岔堡名在

前此征倭之役楊鎬已悉天下之全力一舉夷之尚敢詭詞報捷其罪既不容誅至撫遼仍復

龍門衛東撫安堡名在鐵嶺縣東南四十里撫順城在承德縣東與今興京接界城周三里門一東州在承德縣東南一百十里周四里餘瑪根丹在盛京城東一百三十里王命印乾隆四十一年追謚節愍張承廕榆林衛人都督臣子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烈頗廷相蒲世芳梁汝貴俱乾隆四十一年追謚烈愍

閏四月起楊鎬為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經畧遼東

初征倭事竣三十八年起鎬撫遼東襲兆哈於鎮安破之田生金劾其開釁時遼左多事鎬力薦李如梅請復用為大將為給事中麻僖御史楊州鶴所劾鎬疏辨乞休旋引去及是以遼警廷議謂鎬熟諳邊事起兵部侍郎往經畧時遼左乏餉及兵以戎政尚書薛三才言調登州兵一千五百名南京水陸二營兵

故官旋以閉歇劾罷安望復有經略之效廷臣無識謬稱熟諳邊情濫邀推轂不旋踵而旗置茫然全軍並覆鎬固死有餘辜而廷評之顛倒廷非益可概見矣

三千名赴援并發內庫銀十萬兩餉軍尋戶科給事中官應震言所發內庫十萬兩內五萬九千兩或黑如漆或脆如土盡為不用朽蠹之象當今邊事孔棘儻多特發速戰大捷則化無用為有用又金花銀每歲一百二十萬有奇正統前雖屬左藏然會典載各邊緩急取足其中嘉靖改隸太倉專以濟邊不許別項那用皇上初年移入大內遂致太倉缺額兵餉日虧若使在內者懸從損發在外者懸允歸還庶于邊事有濟疏入不報

賀寳 鎮安堡名成化八年置在雲州堡東 金花銀見正統元年楊州鶴濬縣人

日中有黑子

是月丙戌至戊子三日有黑氣出入日中摩盪經久不散

五月貴州苗作亂巡撫張鶴鳴討平之

時貴州諸苗不靖在定廣威平則有阿雖蒲三王安老寡盤等在洪邊則有王應科羅文戴建鸞等在均哈平越則有王三王汝臣王守武吳惟正吳起龍王維翰等在安籠一帶則有郎豹郎厰郎狼等俱招亡納叛劫殺官民截留京餉道路阻絕鶴鳴俱命官遣將以次討平之質實 定廣威平定番州本元程番武勝軍安撫司地萬歷四年置州廣順州本金筑長官司地萬歷十年置州今俱屬貴陽府威清衛洪武二十三年置今為鎮寧州平壩衛洪武二十三年置今為安平縣俱屬開州府洪邊宗氏洪邊十二馬頭地崇禎四年置開州今屬貴陽府安籠洪武二十三年置安籠守禦千戶所屬普安衛今屬南籠府

命楊鎬以經畧兼巡撫遼東事尋以周永春代之

先是遼東巡撫李維翰於萬歷四十四年受任無歲不用兵當稅使高淮朘削十餘年軍民方困維翰庸

才玩愒遼事大壞及趣總兵官張承廕往援撫順敗歿命維翰籍聽勘以鎬兼巡撫事尋以太常少卿周永春擢右僉都御史為遼東巡撫時值喪敗之後永春佐經畧調度軍食拮据勞瘁越二年罷歸 質

實 李維翰睢州人

贈故遼東總兵官李如松少保寧遠伯

如松為總兵時以土蠻寇遼東率輕騎遠出搗巢中伏力戰死帝痛悼令具衣冠歸葬贈少保寧遠伯立祠謚忠烈以其弟如梅代為總兵官授長子世忠錦衣衛指揮使掌南鎮撫司仍充寧遠伯勲衛復廕一子本衛指揮使世襲卹典優渥皆出特恩云

六月京師地震

先是閏四月山西地震壓死五十餘人及是月京師地震七月九月復震山西州縣十有七及紫荊關偏頭神池同日震甘肅紅崖堡震聲如雷遼東寬甸海蓋間亦震

質實 神池堡名嘉靖十八年建今為神池縣屬寧武府紅崖堡亦名神功堡神宗二十七年建在今蘭州北三百三十里

籌遼餉

戶部奏遼餉會議三百萬兩今內帑已發一百萬兩南京戶兵工部五十萬兩冏寺水衡八十萬兩共止二百三十萬兩此中未解者尚多而數月來調兵安家諸費已及五十三萬有奇前科臣條議俟秀輸貲則東省救荒曾行之裁衙役工食之半往歲征倭亦一行之乞允行帝即從其議

復以趙煥為吏部尚書

先是丁巳京察鄭繼之與都察院尚書孝誌主其事務考功郎趙士諤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佐之所去留悉出紹吉等意繼之誌受成而已齊人亓詩教為大學士方從哲門生勢尤張一時清流與黨人異趣者斥逐殆盡即在籍亦不免大僚則中以拾遺善類為空至是繼之以老去位亓詩教以㓜為鄉人老而易制力引代繼之煥年七十有七矣比至一聽詩教指揮由是素望益損與繼之並為時議所譏

實趙士諤吳江人

秋七月

大清兵克清河堡

是月丙午我

大兵由鴉鶻關入圍清河城守城副將鄒儲賢參將張

旆以兵萬人固守城工巨礮矢石俱發

大軍樹雲梯以登不避鋒刄遂克之儲賢旆皆戰死其一堵牆鹻場二城官民皆棄城遁乃毀二城盡遷其糧穀而還清河在四山之中東距寬甸南距靉陽北距瀋陽清河既失全遼震動先是檄調山海關保定鐵嶺大同廣寧開原諸路兵赴援尚未出關特賜鎬尚方劒得斬總兵以下官鎬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高炫徇軍軍至冬四方援兵始集

質實

鴉鶻

在清河東南關之東有喜昌口一堵牆在鳳皇城北三百二十里城周三里有奇鹻場在蓋州衛西四十里今屬蓋平縣鄒儲賢張旆

乾隆四十一年追謚烈愍

八月海運餉遼東

時議行登萊海運軍餉至遼山東巡撫李長庚言自州望鐵山西北口至羊頭凹歷中島長行島抵北之

信口又歷兎兒嶴至深井達蓋州剌運一百二十里抵娘娘宫陸行至廣寧一百八十里至遼陽一百六十里每石費一金部議以為便遂行之及以年二月特設户部侍郎一人兼僉都御史出督遼餉駐天津即以長庚為之奉行造淮船通津路議牛車酌海道截帮運議錢法設按臣開事例嚴海防九事時議歲運米百八十萬石豆九十萬石草二千一百六十萬束銀三百二十四萬兩長庚請留金花行改折借税課言臣考會計録每次本色折色通計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入内府者六百餘萬入太倉者自本色外折色四百餘萬内府六百萬自金花籽粒外皆絲綿布帛蠟茶顔料之類歲久皆朽敗若改折一半無損于上有益于下他若陝西羊絨江浙織造亦當稍停一年濟軍國計帝報言金花籽粒本祖宗舊制内供正額及軍官月俸所費不貲安得借留其以天貲實津通州江西四川廣西一年税銀盡充軍費

鐵山在鳳皇城西南二百二十里由登州新海口至金州鐵山旅順口五百五十里北信口復州衛西四十里有白沙州南為南信口北為北信口兎兒島在蓋州西南七十五里今在蓋平縣西南深井在蓋州西南四十里今在蓋平縣西南

九月加天下田賦

戶部以遼餉缺乏援征倭征播例請加派直省正賦惟貴州地磽有苗變不派其浙江十二省南北直隷照會計錄所定田畝七百餘萬頃每畝權加三釐五毫實共派額銀二百萬三十一兩有奇軍務竣時即行停止

從之

質實

浙江派銀一十六萬三千四百三十九兩四錢三分八釐江西派銀一十四萬四百二兩九錢四分四釐湖廣派銀三十三萬三千四百二十兩九錢一分一釐福建派銀四萬六千九

百七十八兩七錢五分二釐山東派銀二十一萬七錢四分五釐山西派銀一十二萬八千八百一十三兩七錢四分五釐河南派銀二十五萬九千五百五十二兩八錢三分一釐陝西派銀一十萬三千五百二十三兩四分七釐四川派銀四萬七千一百八十九兩六錢八分五釐廣東派銀八萬九千九百一兩七錢八分七釐廣西派銀三萬二千九百兩二錢六分一釐雲南派銀六千二百九十七兩七錢五分五分南直隸派銀二十五萬九千六百二十四兩四錢四釐七毫北直隸派銀十七萬二千二百九十二兩六錢五分八釐七毫五絲

茂陵灾

憲宗陵也是年閏四月丁丑夜殷家莊堡平頂山堡臺杆八同時火甲申暖閣廠勝房俱火

質實

殷家莊堡在開原平頂山在今海城縣西南十里暖閣厰膳房在御馬監之南西向

冬十月星隕化為石

是月辛酉昏有星如斗隕于南京安德門外聲如霹靂化為石重三十一斤景善鄉亦墜星石二重一百三十觔

質實 安德門應天府外城周一百八十里西南六門曰夾江豐橋鳳臺馴象大安德小安德景善鄉在江寧縣南

彗星見于氐

星長丈餘指東南漸移西北埽犯太陽守星入亢度埽北斗璿璣文星五車逼紫微垣右凡三十四日乃滅又先是長白星見東南濶尺餘長二丈餘東至軫西至翼十九日而滅與彗星為二

飭修省

大學士方從哲言皇上遇災而懼欲與臣工共圖修省以冀挽回古帝王克謹天戒亦不過是但青衣角帶停刑禁屠皆文也必如臣所請郊廟臨御補閣部臺臣舉廢宥戇罷徵停織批發如流方為修省實政臣近窺皇上留心涖事加意用人其機已動但能擴而充之由一事以至事事由一人以至人人太平之治可致何但災變足弭哉

己未　四十七年春正月彗星見

見東南長數百丈光芒下射末曲而銳或曰蚩尤其時方議進師識者以為兵敗之徵

二月楊鎬誓師于遼陽分道出塞

帝以四方援遼兵大集恐師老財匱下廷議方從哲與兵部尚書黃嘉善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發紅旗日趣鎬進兵鎬乃分兵四道令總兵官馬林出開原攻北督兵四萬僉事潘宗顏監其軍而葉赫兵分路並進別監以都司竇永澄令總兵官杜松出撫順攻西以總兵王宣趙夢麟為佐督兵六萬兵備副使張銓監其軍令總兵官李如柏出鴉鶻關趨清河攻南督兵六萬兵備叅議閻鳴泰監其軍令總兵官劉綎出寬甸攻東督兵四萬以兵備副使康應乾監其軍而朝鮮兵分路並進別監以都司喬一琦鎬率各總兵官誓神明宣軍令斬撫順陣逃之指揮白雲龍示衆為例于是月二十一日後分道出塞期三月一日會二道闗並進

質實

二道闗在今興京城西黃嘉善即墨人馬林蔚州人芳之子潘宗顏字士潛保安衛人王宣榆林人趙夢麟榆林人張銓字宇衡沁水人喬一琦字伯珪上海人

三月楊鎬師敗績總兵杜松劉綎王宣趙夢麟皆戰死

時天大雨雪鎬兵不前師期洩松欲立首功先渡渾河連克二小砦遂乘勢趨薩爾滸谷口時我

太祖高皇帝在 興京西南兩路偵卒以明兵逼境告

太祖高皇帝曰明使我先見南路有兵者誘我兵而南也其由撫順西來者必大兵急宜拒戰乃率衆貝勒大臣統城中兵出大貝勒前行偵卒又以明兵出清河路來告大貝勒曰清河路仄兵未能驟至宜先往撫順以逆敵兵遂與達爾漢侍衛呼爾漢集兵以待時我

太宗文皇帝稱四貝勒以祀事後至謂大貝勒曰我築城夫役在界藩山倘明兵奮力攻之奈何宜急進于是令軍士擐甲趨至太蘭岡大貝勒與扈爾漢欲駐兵僻地

太宗文皇帝曰正宜耀兵示敵壯我士卒夫役之膽何以僻為遂督兵赴界藩先是以精騎四百護築城夫之在

界藩山者聞松等將至伏薩爾滸谷口以待及松兵過半尾擊之至渡口與築城夫役合據界藩之吉林崖時松結營于薩爾滸山而自引兵圍吉林崖我兵下擊一戰而斬百人及衆貝勒兵至益千人登山助擊而以右翼四旗自下夾攻別以左翼四旗攻松別將于薩爾滸山上

太祖高皇帝至令以右二旗盖左翼合六旗兵進攻薩爾滸軍大戰破之死者相枕藉所遣助吉林崖者自山馳下擊松軍二旗兵亦縱橫夾擊松與宣夢麟皆死全軍盡覆積屍蔽渾河而下如流澌為時馬林率開原兵出三路口聞松軍敗恐甚止尚間崖結營自固濬壕三匝外列火器以奇兵環衛其監軍潘宗顏別以萬人營斐芬山距尚間崖三里許而松之後隊遊擊龔念遂李希泌統步騎萬人駕大車持堅楯別營于斡琿鄂謨地

大清兵先以五百人步乘之斫其車楯繼引騎士衝擊明兵大潰念遂希泌歿于陣時我

太祖高皇帝知林軍已營尚間崖迅往會大貝勒明兵方布
陣我軍將據山巔而林營内兵已與壕外兵合我兵
即下馬步戰大貝勒以怒馬斫陣二貝勒三貝勒與
諸台吉各奮勇競進遂敗明兵斬獲無算明副將麻
巖及大小將士皆陣歿林僅以身免
太祖高皇帝復集大軍馳攻斐芬山潘宗顏與遊擊竇永澄守
備江萬春通判董爾勵及所部健丁衝突鏖戰自晨至
午力竭不支全軍盡陷葉赫貝勒錦台什布揚古約助
明與宗顏合至開原中固城聞明兵敗大驚遁去時劉
綎李如柏兩軍先後近逼
興京于是留兵四千待如柏軍
太宗文皇帝偕大貝勒三貝勒進禦劉綎甫出瓦爾喀什窩
集而綎率精鋭二萬至過深河克三砦時
大清兵守棟鄂地聞綎軍至逆戰綎猶不知松林軍覆
整衆進將登阿布達哩岡
大清兵麾衆先登而別以一軍趣綎西岡上軍自高馳
下奮擊綎軍趨綎西者復從旁夾擊已乃張松旗幟

被其衣甲以紿綖既入營營中大亂

太宗文皇帝乘勝追擊與綖遇綖力戰死綖養子劉招孫突圍手格殺數人亦死兩營兵萬餘皆殲綖監軍康應乾與喬一琦所統朝鮮兵營于富察之野甲仗堅銳

太宗文皇帝同衆貝勒至督兵進攻明兵朝鮮兵競發火器忽風大作揚沙石烟塵返撲敵營

大清兵乘之發矢如雨人大破其衆殲二萬人應乾遁去一琦奔朝鮮我兵逐之朝鮮元帥姜功烈詣營降一琦自縊死楊鎬聞三路兵敗急檄李如柏軍還如柏等乃自呼蘭路遁歸我哨兵二十人見而鳴螺呼譟擊殺四十人明兵奪路走相蹂踐死者復千餘是役也明文武將吏前後死三百一十餘人失馬駝甲仗無算敗書聞京師大震

質實

渾河即古小遼水自邊外流入經今興京東北境西流至奉天府承德縣南入太子河太蘭岡在今盛京城東百九十里界藩山即鐵背山在今興京西北工有界藩

城薩爾滸山在今興京西北百二十里吉林崖在今奉天府海澄縣西明置三岔關今廢尚間崖在今盛京城東一百五十五里斐芬山在今盛京城東一百六十里斡琿鄂謨在今盛京城東百三十里瓦爾喀什窩集在今盛京城東三百八十餘里深河寬甸東北由鎮江路二百五十餘里為深河子皆小徑深林榛鄂在今盛京城東南三百八十里阿布達哩岡在今盛京城東四百三十里呼蘭路在今盛京城東二百五十里劉綎歷平九絲蠻緬句羅雄朝鮮倭播建昌諸役大小數百戰威名甚著所用鑌鐵刀百二十觔天下稱為劉大刀乾隆四十一年追諡忠壯杜松左都督杜桐弟奮勇敢戰歷著邊功興褱念遂李希泌喬一琦均于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烈趙夢麟王宣乾隆四十一年追謚烈愍潘宗顏熟天文兵法為諸生即究心時事有籌邊賦及輯畧十二對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條具遼事片議

時論韙之遂任督遼餉會開原道缺補用立法嚴密四境肅然陰知馬林不可共事未出師前遺書楊鎬言林庸懦不可當一面乞易別帥而以林還為後應有濟否則不惟悞國恐身亦難保至是果如其料戰歿之日骨糜肢裂其狀尤慘帝為賜祭葬立祠謚節愍贈光祿寺卿廕子兆環錦衣衛世襲百戶乾隆四十一年復與竇永澄董爾勵張萬春同追謚節愍

薩爾滸舊作撒爾湖今改

發明

明當師老財匱之時忽徵四方援兵號稱四十七萬之衆以興大舉宗社臣庶子孫安危之機在此一役而乃委之敗績誤功之楊鎬可謂倚任非人矣迹其誓師發令分為四路以出意在鋪張行陣而曾弗預籌戰守之方以致師期先洩紀律不明宿將殲于行間全軍覆于原野固人謀之不臧而實

天心之厭夫明祚也恭惟
太祖高皇帝神武布昭
睿樞默運仰承
昊綍祇迓
鴻庥盖
上蒼之眷顧我
大清者至此時而積慶彌篤況夫
聖嗣賢臣同心一德天人協應佑啟無疆故于斯役也步
伐止齊決策制勝之宜莫不妙合韜鈐適符機要
五日之間克成亘古以來未有之偉績至今讀史
者輯勝國之遺編盍欽
祖烈神功垂謨永永而我
皇朝億萬載之丕丕基
實肇造於此云

夏四月飭楚蜀黔三省協防苗患

兵部尚書黄嘉善言楚蜀黔三省俱隣苗穴然楚蜀轄苗雖多各有土司為之領袖不能侵入其勢猶緩若黔則界于二省苗夷之中轄苗雖多逼近巢穴以故掠堡焚屯罹禍為甚及其三省失事又互相推諉意未有擒緝以靖匪茹者是黔以一省而獨受三省紅苗之害也今黔撫張鶴鳴議三省各照所轄苗寨要隘委官撥兵嚴加防守分轄屬以專責成究出刼以懲横暴至不得已而用兵三省亦各照苗寨多寡派出兵餉則合各省之力自成一鼓之功應令湖廣湖北道行永保二宣慰司四川川東道行酉平邑石四土司貴州即令銅仁鎮可撫則同撫可守則同守可征勦則同征勦防守視失事之有無功罪視地方之安否三省毋得歧視推諉從之

質實 永順宣慰司洪武二年置今為永順府平茶洞長官司洪武八年置屬酉陽宣撫司十七年直隸布政司邑梅洞長官司屬酉陽宣慰司石砫宣慰司洪武八年為

宣撫司天啟元
年陞宣慰司

京師水復赤

宣武門譽聞至
東御河水俱赤

福建盜起巡撫王士昌討平之

漳州府民李新僭號洪武結海寇袁八老等率其黨
千餘人流刼焚燬勢甚猖獗巡撫王士昌檄副將紀
元憲沈有容等
率官兵討平之

五月盔甲廠災

是月癸酉日事也時邊事日急馬匹盔甲器械不敷
兵士恤家行糧諸需均缺兵部尚書黄嘉善議各直

省絕軍變產銀欽官柴馬銀拖欠太常寺馬價銀皆宜全解臣部又各直省稅契銀布政使吏承納班銀各州縣倉穀平糶一半折價銀各運司積餘鹽課銀又如中州之河工節省銀充軍買米撙節銀王府宗藩勲臣土司議助銀內外各官損俸銀皆半解兵部為恤家買馬之用現在暫借太僕寺銀十萬兩南京兵部銀十萬兩南京戶部銀十萬兩南京工部銀十萬兩早購馬匹以濟急需其應造盔甲器械聽工部議動項速造務祈兵到盔甲厰在明照坊砲即給以便訓練從之

質實

作河東後為靈官廟

六月我

大清兵克開原

時我

太祖高皇帝親率兵四萬取開原軍行三日天雨河漲乃遣

兵百人陽使趨攻瀋陽潛偵開原路無雨不濘遂進
軍平旦薄開原城明總兵馬林副將于化龍權道事
推官鄭之範參將高貞遊擊于守志守備何懋
官等嬰城守城上列兵少許餘皆陳四門外
大清兵設楯梯進攻而以偏師掩擊東門外所陳兵敗
之明兵爭入城闐擁于門
大清兵奪門搏戰而攻城之兵雲梯未布即登躍上城
城上兵皆潰　外三門兵見城破大驚奔竄四圍悉
遇堵禦不得渡盡殲之鄭之範先遁得脫林化龍貞
守志懋官皆戰歿時
太祖高皇帝登開原城樓偵者以鐵嶺衛有兵三千來援馳
告諸貝勒率兵迎戰明兵望塵奔却追斬四十餘人
而還駐軍　馬林先謫充為事官今仍守開原乾
開原三日　質實　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烈子燃熠俱隨
父殉節于化龍高貞于守志何懋
官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烈愍

以熊廷弼為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畧遼東

廷弼前按遼趙楫李成梁議棄六堡宋一韓論之下廷弼覆勘具得棄地驅民狀劾兩人罪及先任按臣何爾健康丕揚黨庇疏竟不下時有詔興屯廷弼言遼多曠土歲于額軍八萬中以三分屯種可得粟三十萬石帝優詔褒美命推行于諸邊邊將好輕師啟釁廷弼言防邊以守為上繕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在遼數年杜餽遺覈軍實按劾將吏不事姑息風紀大振及楊鎬既喪師起廷弼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監察御史赴遼宣慰軍民廷弼方家居聞命晝夜馳二百餘里赴闕候勑書關防不即給上疏言遼東軍民及調來薊保宣大甘延川浙援遼官軍皆皇上守遼禦敵良民赤子也無辜而驅死于一年之內者十餘萬人或全城死或全營死或全寨死或全家死軍散之日遼瀋餘民放聲大哭魂魄雖收頭顱猶寄

人有百死而無一生日有千愁而無一樂家家抱怨在在思逃皇上忍不為惻惻心動乎皇上此時即不下罪己之詔悔制禦之失策痛自刻責以上回天心下挽人意而亟付尺幅之紙畀臣宣諭弔死問傷拊循慰恤以見皇上之念遼救遼而不肯忘遼棄遼也則全遼之父老子弟與援遼之官兵人等誰不敢激泣下拭淚而相告曰吾君哀吾濟之死有如此吾君憐吾濟之死有如此吾君之念遼不忘遼救遼而不棄遼也有如此又誰不忠義感慨捐糜圖報願出身以捍伍出貲以佐軍出死力以制敵而顧乃悠悠忽忽漠不關意一至于此臣恐遼人之灰心解體潰不可収于一旦也皇上亦何恡此半通之綸方寸之符不早屬臣以慰此一方之人耶是行也君恩為重臣命為輕濺一空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軀于邊塞惟願早給出關刻期報命俾遼人感激咸知德意時廷議以廷弼嘗按遼熟遼事命代鎬為經畧未出京師

大清已克開原馬林敗歿廷弼上言遼事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開原今已破則北關難保朝鮮亦不足恃遼瀋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備芻糧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疏上報允賜尚方劍以重其權廷弼乃行

質實 北關在奉天府葉赫城西北趙栢山陰人大興籍宋一韓陳州衛人何爾健曹州人

秋七月我

大清兵克鐵嶺

是月丙午

大清兵攻圍鐵嶺城城外各堡兵俱退入城不得入者悉潰散因進攻城之北隅明遊擊喻成名史鳳鳴李克泰督兵拒守鎗礮矢石交下乃登雲梯毀陴堞摧

鋒突入城上兵驚潰成名鳳鳴克泰陣殁餘衆盡殲時總兵李如楨守鐵嶺鐵嶺故李氏宗族墳墓所在會其凡如柏還京其族黨部曲高貲者悉隨之西域城中為空如楨以孤城難守還屯瀋陽及鐵嶺被圍楨擁兵不救城遂失

質實　喻成名史鳳鳴李克泰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烈愍李如楨成梁第三子由父蔭為指揮使屢加至右都督並任錦衣掌南北鎮撫司列環衛者四十年及凡如柏以呼蘭關敗革總兵任遼人謂李氏世鎮遼東非再用李氏不可巡撫周永春以為言兵部尚書黄嘉善以如楨名上遂接鎮遼東如楨籍父兄勢又以錦衣近官不居人下未出關即遣使與總督汪可受講鈞禮朝議譁然既抵遼守鐵嶺失後言官交章論劾經畧熊廷弼亦論如楨十不堪乃罷任天啟初言者復力攻下獄論死崇禎四年特免死充軍

經畧熊廷弼安輯遼陽

廷弼甫出關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廷弼兼程進遇逃者諭令歸斬逃將劉遇節等三人以祭死節之士誅貪將陳倫劾罷總兵李如楨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城為守禦計法嚴令行數月守備大固又請集兵十八萬分布靉陽清河撫順柴河鎮江諸要口使首尾相應小警自為堵禦大敵互為應援更選精悍者為遊徼乘間掠零騎擾耕牧徐議相機用兵帝從之廷弼初抵遼即躬自巡歷自虎皮驛抵瀋陽復乘雪夜赴撫順時兵燹後數百里無人跡廷弼祭諸死事者耀兵奉集相度形勢而還所至招流移繕守具分置士馬由是人心始安

質實

柴河堡名在今奉天府鐵嶺縣東北以近柴河名鎮江堡名在今奉天府鳳皇城東南為朝鮮分界處虎皮驛一作十里河站在今奉天

府承德縣南與遼陽州接界奉集遼縣
後廢今為堡在今奉天府承德縣東南

廷臣伏文華門請發章奏

大學士方從哲率大小臣工於文華門合詞叩之下
京營總兵薊遼總兵及閱視科臣增兵發餉等章奏
大奮乾斷立
賜批行不報

八月

大清兵滅葉赫

時葉赫貝勒錦台吉居東城布揚古居西城我
大清以薩爾滸之役葉赫助明故定計攻討遣一軍圍
布揚古而以大兵圍錦台吉士卒冐牛皮蔽矢石奮
擊破其城錦台吉就執布揚古無援亦窮蹙出降於

是葉赫屬城俱下

楊鎬有罪逮下獄

初四路總兵之敗御史楊鶴劾鎬失機帝不問無何開原鐵嶺相繼失言官交章劾鎬乃逮下詔獄論死至崇禎二年伏法

九月廷臣再伏文華門請帝視朝發章奏

時邊警日至方從哲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畧吏部尚書趙煥率廷臣詣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抵暮遣中官諭之退而諸軍機要務廢閣如故煥等復上疏趣之且作危語曰他日薊門蹂躪鐵騎臨郊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却之乎帝深嗛焉

遣給事中姚宗文閱遼兵

初宗文丁憂歸還朝欲補官而吏部題請諸疏率數年下宗文患之假招徠西部名屬當事薦已疏屢上不得命宗文計窮致書熊廷弼令其代請廷弼不從宗文怨之後夤緣復吏科及是命閱視遼東士馬

徵土司援遼

經畧熊廷弼以川兵精整可用請令湖廣宣慰司兵八千四川永寧宣撫司兵五千酉陽宣撫司兵四千石砫宣撫司兵三千令各帥親率而以夙將為大帥統之向來土司止于附近省分調遣故官無加銜之例兵無安家之例令自西南極于東北道遠疲苦體恤當周土司正官應加銜以示優異並給安家銀兩以示鼓舞從之

發明 廷弼經畧薊遼時遼事已敗壞不可復振其初意在姑為存撫以養兵息民尚為能識時務乃為援遼起見忽徵蜀黔楚三省土司則殊少算矣考是年四月黄嘉善以黔省界連楚蜀苗穴奏令防協是土司自顧且不暇焉能望以萬里征調之餘出死力以効疆埸而供防戍厥後奢崇明釀亂衆噪于中途全蜀幾為震動患滋數載此實有以啟之雖石砫一軍馳驅久効而欲以西南弱旅支大厦于將傾亦可謂愚而不知量者哉

冬十二月再加天下田賦

姚宗文請于舊加之外以明年一年為限再于直省田地按畝加派于是復加三釐五毫增二百萬有奇

鎮江寬甸靉陽清河新募援兵潰

遼陽人劉國縉先為御史坐大計謫官遼事起廷議用遼人遂以兵部主事贊畫軍務國縉主募遼人為兵所募一萬七千四百餘人分置鎮江寬甸靉陽清河等處及是清河兵全伍散去鎮江寬甸靉陽亦逃亡過半廷議聞于朝帝切責國縉令廷弼設法查覈處置由是國縉益怨廷弼

質實 劉國縉泰和人

庚申 四十八年春正月朝鮮乞援

先是朝鮮以兵助楊鎬戰為我大清兵所敗兵將或降或陣歿國王李琿告急詔加優恤朝鮮貢道添兵防守詔鎮江等處設兵將令經畧熊廷弼調委及是時我大清兵既破葉赫降蒙古宰桑等進攻朝鮮琿上疏乞救畧言聞已設兵毛牛寨萬遮嶺欲畧寬甸鎮江等處寬甸鎮江與小邦之昌城義州諸堡隔水相望孤危非常若從靉陽境上鴉鶻關取路遶出鳳皇城寬

鎮昌城俱莫自保内而遼左八站外而東江一城聲援阻絶望連調兵共相犄角以固邊防時遼鎮塘報傳稱朝鮮已歸欵

大清朝議遂謂琿陽衛陰順宜遣官宣諭或命將監護其說分拏琿疏辨二百年忠誠事大死生一節詞極剴摯禮兵二部乞降勅曉諭以安其心帝是其議然勑令倍臣齎往不遣官也

質實

朝鮮貢道初由定遼毋涉海後天啟元年改自海至登州直達京師成化十七年朝鮮使臣歸國道經鳳凰山下遇掠奏乞於舊路南別開一路以便往來往築鳳凰城周三百八十步

二月日暈

是月癸丑午時日生交暈如連環下生背氣一道黄白色左右生戟氣青赤色白虹彌天良久始散大學

士方從哲言日生交暈背氣戰氣並見占者謂戈戰相傷之象人心皇皇皆以邊事為憂皇上宜如何恐懼修省乃屢蒙傳示聖躬不安見在調攝若惟恐臣下有所祈請者不思臣下之奏請即可少緩朝廷之機務豈容久停邊方之警報豈容暫止惟望即日召見羣臣講求邊畧簡發吏部推官各本大僚巡撫科道各官及都察院題差盡賜允用庶人心可慰天變可回不報

地震

是月庚戌雲南及肇慶惠州荆州襄陽承天沔陽京山皆震

【質實】京山隋縣明屬承天府今屬安陸府

三月復加天下田賦

時經畧熊廷弼言四十七年十二月赴戶部領餉二十萬兩十二月領餉十萬兩四十八年正月領餉十

五萬兩俱無發給。現貯庫銀僅二萬餘兩止足正月未領糧料支用各倉糧草止數千石尚不敷補支去年十二月未領之數豈軍到今日不餓馬到今日尚不瘦不死而邊事到今日不急耶軍兵無糧如何不責襖褲什物如何不奪民間糧堵如何不奪馬料養自已性命馬匹如何不瘦不死而戶部猶漠然不一動念得無銷兵太速釀禍太劇耶疏入下戶部等衙門議令各直省田地每畝再加派二釐以數兵工二部之用從之通前二次加派共增九釐賦五百二十萬遂為歲額所不加者畿內八府及貴州而已

禁白蓮無為諸邪教

前年禮部左侍郎何宗彥去位署印無人大學士方從哲屢以右侍郎孫如游請及是始得命部事叢積如游遣決無滯時白蓮無為諸教盛行宗彥嘗疏請嚴禁如游復申其說帝從之

夏四月皇后王氏崩

后性端善事孝定太后光宗在東宮危疑者數矣調護備至鄭貴妃顧寵后不較也正位中宮者四十二年以慈孝稱及是崩謚孝端大學士方從哲詣思善門哭臨畢召見弘福殿跪語良久從哲請補閣臣用大僚下臺諫命帝許之從哲叩頭出復如故

質實 弘德殿即乾清之西暖閣

石砫女土官秦良玉請益兵援遼

良玉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儀度嫺雅而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從伍肅然所部號白桿兵為遠近所憚嘗從征播州有功遼事急徵良玉兵良玉因遣兄邦屏弟民屏以數千人先行朝命賜良玉三品服授邦屏都司民屏守備良玉奏言所將之兵止三千餘恐軍聲不振欲調在川土兵三千五百餘名成一臂之力再乞假給戰車火砲半馬

半步奇正相兼庶臣志可展報可

賞實秦良玉忠州人嫁宣撫司馬千乘千乘死代領其衆

秋七月李如楨有罪免

河南總兵李如楨曰鐵嶺失事後仍許戴罪立功熊廷弼劾其将懈士離踣罷如楨以李懷信代且云開原道僉事韓原善初至遼陽即欲請兵三萬往復開原臣獎其志而無兵可遣請令駐劄瀋陽屬以專任一面督同諸将共圖瀋陽戰守事宜一面招撫逃亡收拾軍馬器械等項為恢復之備從之

帝崩

先是帝寢疾不食者半月皇太子未得見給事中楊漣偕諸給事中御史走謁方從哲御史左光斗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内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毋

有他志遽下中書行法公誠曰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從哲曰無故事遽曰潞公不訶史志聰乎此何時尚問故事耶越二日從哲始率羣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尚踟蹰宮門外漣與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曰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至是大漸召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方從哲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張問達黃克纘黃嘉善侍郎孫如游等于弘德殿勉諸臣勤職輔理嗣君越二日崩年五十有八

質實

楊漣字文孺應山人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張惟賢輔七世孫周嘉謨字明卿漢川人李汝華字茂夫睢川人王安雄縣人初隸馮保名下神宗二十二年陳矩薦為皇太子伴讀

以遺詔發帑金百萬充邊賞罷礦稅榷稅及監稅中官

越三日再發帑金百萬犒邊

遼左缺餉羣臣請發內帑帝頻以不足為辭自四十四年發三十萬後四十七年三月復令搜括太后宫累年積蓄備賞銀三十六萬兩給遼餉稅權稅屢經廷臣請罷不允惟四十四年二月減各省稅課三分之一及是太子奉遺詔均及之朝野感動

庚申光宗貞皇帝泰昌元年

是年八月以前為神宗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為光宗泰昌元年從當時廷議據實分敘以存光宗之統與前例一年兩系者不同

秋八月丙午太子常洛即位

大赦蠲直省被灾逋賦禮部侍郎孫如游請建東宫帝納之尋以皇太子體弱諭緩冊期

太白犯太微垣

是月丙午朔帝即位日也二日丁未白氣夜見如匹練穿牛女虛危歷軫至翼良久乃散五日庚戌東方

沈潅因與方從哲同里倖蹤黃扆甫入相即潛結中涓滋除官

有流星大如盞青白色起螣蛇東入奎宿二星隨之六日辛亥熒惑犯太微右將八日癸丑填星犯井

起南京吏部郎中鄒元標為大理寺卿

初元標以吏部員外郎調南京三年移疾歸久之起本部不赴旋遭母憂里居講學從遊日衆名高天下中外所薦遺佚凡數十百上莫不以元標為首卒不用家食垂三十年光宗立召拜大理卿未至進刑部侍郎吏部尚書周家謨奏列建言得罪諸臣王德完等三十三人於是王德完孟養浩鍾羽正滿朝薦等悉起部寺諸官

以史繼偕沈潅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神宗末方從哲獨當國請補閣臣疏十上始命廷推與從哲同里相善給事中亓詩教等緣從哲意欲以潅及繼偕名上疏未發至是始召用之時二人俱在籍潅於明年六月至繼偕明年十月始至潅官翰林

賊悋人伎倆畢露時當遼左用兵敗報踵至豈區區召募二百人所能濟蓋由其平日與劉朝魏忠賢結納已深揣知內操方亟是以屏居鄉里時已號召烏合多人假稱募練不惟仰承風旨且以自炫經畝既而謀畧無聞詭隨日甚祀事國大事如

時嘗授內侍書劉朝魏進忠皆其子弟既入閣密結二人奏言遼左用兵臣嘗募東陽義烏諸邑及揚州淮安材官勇士二百餘請以勇士隸錦衣衛而量授材官職進忠朝方舉內操得淮奏詔錦衣官訓練募士授材官王應于等遊擊以下官有差淮又奏募兵從至者復二百人請發遼東四川軍前亦從之

質實 義烏漢烏傷縣唐改名明屬金華府今因之沈淮字銘鎮烏程人魏進忠河間府肅寧人即忠賢

遼東旱

巡撫周永春言遼地瘠遇旱援兵駐處糴買維艱請旌勸本鎮輸功官民凡輸糧二百以上至千石輸銀一百兩至五百兩及牛馬車輛草束之價稱是者分別進級錄叙若輸糧五千石銀一千五百兩以上者官為建坊表異從之

兇厥渲之罪復
向足誅乎

起用前御史劉光復為光祿寺丞

先是于神宗朝永不敘用茲以特旨起之

台州兵譟

浙江兵以征調旁午餉糈不繼五年之中譁者再至是水陸營把總哨官單道亨楊思勲等貪漁騰謗備倭把總陳泰階聽讒淫刑各兵羣譟而起入泰階署毀公座良久乃散

帝有疾

初鄭貴妃侍神宗疾留居乾清宮及帝嗣位猶未移懼帝以福王事銜已進珠玉及美姬八人啗帝知選侍李氏最得帝寵因請立為皇后選侍亦為貴妃求封皇太后乙卯帝不豫召醫官陳璽等胗視丁巳帝

御門以神宗遺命趣舉封后禮方從哲即以命禮部禮部侍郎孫如游疏言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累朝非無抱衾之愛終引割席之嫌者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先帝有年不聞倡議于生前而顧遺詔于逝後豈先帝彌留之際遂不及致詳耶且王貴妃誕育殿下豈非先帝所留意者乃思典尚爾有待而欲令不屬毛離裏者得母其子恐九原亦不無怨恫也鄭貴妃賢而習于禮處以非分必非其心之所樂書之史冊傳之後禩將為盛代典禮之累且貽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為孝也中庸稱達孝為善繼善述義可行則以遵命為孝義不可行則以遵禮為孝臣不敢奉命議乃寢已未內侍崔文昇進洩藥一晝夜三四十起都下紛言為貴妃所使帝由是委頓羣情疑駭外家王郭二戚畹遍謁朝士泣愬宮禁危急狀言鄭李交固甚包藏禍心于是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倡言于朝與吏部尚書周

嘉謨以大義責貴妃孔子鄭養性趣貴妃移宮貴妃恐即移居慈寧養性亦請封還皇貴妃封后成命從之速遂劾文昇用藥無狀畧曰賊臣崔文昇不知醫不宜以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為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不足者補皇上哀毁之餘一日萬幾于法正宜清補文昇反投伐劑然則流言藉藉所謂興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以蓋其誤藥之奸冀掩外庭攻擿也如文昇者旣益聖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第有年不聞用藥謬誤皇上一用文昇倒置若此有心則蘗粉不足償無心則一誤豈容再誤皇上奈何置賊于肘腋間哉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周上書方從哲責以用藥乖方請調護聖躬速建儲貳從哲偃安因言用藥宜詳慎帝降優詔答之

賈寶選侍李氏時宫中有二李選侍人稱東西李此為西李其東李嘗撫視信王後為客魏所間害

憤鬱而卒王郭二戚晩謂帝生母王氏皇后郭氏家也崔文昇鄭貴妃宮中內侍光宗立陞司禮監秉筆掌御藥房孫朝肅常熟人徐儀世宜興人鄭宗周文水人

以何宗彥劉一燝韓爌朱國祚並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召葉向高復入閣

時內閣止方從哲一人史繼偕沈㴶尚未至帝遂復有宗彥等命而宗彥國祚向高亦俱在籍惟一燝爌入直明年六月宗彥國祚至十月向高至復爲首輔貫寶何宗彥字君美隨州人朱國祚字兆隆秀水人

召對英國公張維賢大學士方從哲等于乾清宮命皇

紅丸移宮與梃擊並稱三案其是非太煞難論定而當時異說

長子出見

帝疾甚召英國公張維賢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吏部尚書周嘉謨戶部尚書李汝華禮部侍郎孫如游刑部尚書黃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漣御史顧慥等至乾清宮東煖宮先是命錦衣衛宣楊漣廷臣疑漣且得罪及是帝御東煖閣見羣臣倚榻憑几注視久之時皇長子侍立帝命諸臣前漣諭之曰朕見卿等甚慰從哲等請慎醫藥帝曰不服藥十餘日矣因諭冊封李選侍為皇貴妃選侍挽皇長子入復推之出告帝曰欲封后帝不應羣臣愕然旋叩首退

質實 顧慥山陽人

再召對張維賢方從哲等于乾清宮李可灼進紅丸九月朔帝崩

紛呶入主出奴牢不可破逆爾自當疑固擬整事前已具論之若紅丸之案謂李可灼必有逆謀自非篤論但可灼本不習醫其藥何由進御方從哲雖婉詞疑詰而藥未試嘗竟不力為沮止藥甫進而遽進不諱二人復何忍偷息人間乃從哲于撰寫

甲戌再召諸臣于乾清宮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以冊儲原旨期宜改近早竣吉典以慰聖懷帝因顧皇太子諭曰卿等輔佐為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皇考山陵對帝曰是朕壽宮諸臣奏聖壽無疆何遽及此帝問有鴻臚寺官進藥者安在從哲奏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輕信帝即命中使宣可灼至診視具言病源及治法帝喜命進藥諸臣出乃令可灼與諸臣及諸臣商榷未決輔臣一燝言其鄉兩人同服一益一損非萬全藥禮臣如游言此大關繫未可輕投時復有旨趣進諸臣復入可灼調藥進帝飲湯輙喘藥進乃受所謂紅丸者也帝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俟少頃中旨傳聖體安善日晡可灼復進一丸出明日昧爽帝崩先是可灼來閣門言有仙丹欲具本進時輔臣方揭請慎藥已諭之去而可灼夙從諸御醫往來思善門與中使熟因已聞于帝從哲等弗能禁時選侍據乾清宮與心腹閹魏

遺詔時尚欲加
可灼以優賞無
怪及廷之嗜有
煩言擇以許止
趙商惡名欲無
可辭而遂請題
止刑誅則太過
矣至李選侍以
先朝嬪御乾清
固非所宜居及
既從戚警臣疑
即當盡息又何
至捕風捉影附
會宮禁何關至
創為推樑入井
之説若信爭訟

進忠謀挾皇太子自重羣臣入臨為羣閹所格漣厲
聲責之得入臨如禮一燝詰皇長子所在羣閹不應
一燝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東宮伴讀王安入白選
侍紿曰第出即返遂扶皇長子趨出及門中官數輩
追及攬衣請還漣呵退之一燝與維賢遂掖皇長子
升輦至文華殿羣臣叩頭呼萬歲還居慈慶宮擇日
登極時衆議未定有改請初三日有請于即日午時
者漣曰今海宇清晏內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含
斂未畢袞冕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
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得宜即朝委裘何害
議定出過文華殿太僕寺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
至責漣誤大事唾其面曰事脫不濟汝肉足食乎漣
為怵然因語錦衣衛嚴緹騎內外防護時中外藉藉
以李可灼誤下劫劑為疑而方從哲擬旨賞可灼銀
五十兩御史王安舜首爭之疏曰醫不三世不服其
藥先帝之脉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宜清不宜助明

經年不休尤為悖妄總由諸人初無忠君愛國之心而分門別類私意蔽錮遂至幸災樂禍託為忠愛以逞臆見而肆譏彈其心實不可問皆議論未定而宗社已墟口舌之病殆亡徵之先見耳

矣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投于虛火燥熱之症不速之逝乎以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無方無劑之藥駕言金丹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而蒙殿下頒以賞格是不過借此一舉塞外廷議論也疏入乃改票罰俸一年而議者蠭起矣御史鄭宗周言往歲張差之變操梃禁門幾釀不測祗以皇祖優容未盡厥罪故文昇尤而效之請寸斬文昇以謝九廟從哲擬旨下文昇獄于是獄史郭如楚馮三元焦源溥給事中魏應嘉太常卿曹珖光祿少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等交章論崔文昇李可灼給事中惠世揚并劾方從哲有無君當誅者三封后之舉滿朝倡議從哲依違其間一也受劉遜李進忠盜藏美珠庇串密約任李選侍佔居乾清二也曲庇崔文昇李可灼三也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亦請旨嚴行究擬罔藥之奸黨

質實 焦源溥字涵一三原人馮三元三河

人魏應嘉興化人曹珖字用章益都人徐養量應城
人郭如楚晉江人呂維祺字介孺新安人惠世揚清
澗人

選侍李氏移居噦鸞宮

選侍欲專大權必欲與皇長子同居廷臣箋奏令先
進乾清然後進慈慶皇長子居慈慶宮時一燝奏言
今之乾清宮未淨殿下請暫居此嘉謨曰今日殿下
之身是社稷神人託重之身不可輕易即詣乾清宮
哭臨須臣等到乃發皇長子首肯漣語中官曰外事
緩急在諸大臣調護聖躬在諸內臣責有所歸王安
等踴躍稱諾丙子尚書周嘉謨等合疏請選侍移宮
左光斗上言內廷之有乾清殿猶外廷之有皇極殿
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嬪
妃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

亦以別尊卑也今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倘及今不早斷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見于今選侍得光斗疏大怒將加嚴譴數使宣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臣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為者選侍益怒邀皇長子議之皇長子深以光斗言為善趣擇日移宮而首輔方從哲徘徊其間顧欲緩之劉一燝曰本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寧今何日可姑緩耶至登極前一日楊漣復抗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今登極已在明日豈有天子偏處東宮之禮先帝聖明同符堯舜徒以鄭貴妃保護之故致病體沈痼醫藥亂投人言藉藉至今抱痛安得不為寒心此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

王安初為東宮伴讀頗有調護

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泄以負先帝憑几輔殿下之託亦在今日疏上漣復往趣從哲從哲曰待初九十二亦未晚漣曰天子無復返東宮禮選侍今不移亦未有移之日比不可頃刻緩者内侍曰獨不念先帝舊寵乎漣曰國家事大宜容姑息且汝輩何敢如是聲徹大内于是一燎嬪邀從哲請即日降旨竚立宮門以俟選侍不得已乃移噦鸞宮皇長子復還乾清是時宮府危疑人情洶懼光斗與漣協心建議宸極獲正朝野稱為楊左

質實　噦鸞宮在仁壽宮門内傍有喈鳳宮皆宮妃養老之處

皇長子由校即位

時廷議改元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去萬歷四十八年即以今年為泰昌或議明年為泰昌後年為天啓元年左光斗請以今年八月以前為萬歷以後為泰昌明年為天啟從之初光宗在東宮時鄭貴妃謀立

之勞其行事亦尚不違公是不可謂非庸中佼佼但新君初立閹臣不思援衆正匡扶轉欲倚宦官為内助實乖杜漸防微之道雖王安秉筆尚知謹慎持正不致諸弊叢滋但以朝政假手中涓遂使柄移司禮未幾而奸璫逞志大翻朝局流毒無窮撲

已子數使人陰摘其過内侍王安善為調護貴妃無所得梃擊事起安為屬草下令旨釋羣臣疑以安貴妃神宗大悦光宗即位嘗勸行諸善政發帑金濟邊起用直臣鄒元標王德元等中外翕然稱治及是劉一燝韓爌周嘉謨等念内庭惟安足恃引與共事安亦傾心向之凡内閣吏部所奏請無不從發内帑抑近倖搜抜賢才中外欣然望治

賜太監魏進忠世廕封乳母客氏為奉聖夫人

初進忠隸司禮監掌東廠太監孫暹帝為皇太孫進忠謹事之孝和皇后帝生母也時為王才人進忠夤入宮典膳因魏朝以結王安朝先與帝乳媼客氏私即所謂對食者及進忠入亦通焉客氏遂薄朝而愛進忠兩人深相結帝嗣位進忠客氏並有寵封客氏奉聖夫人廕其子侯國興弟客光及進忠兄釗並

厥禍原一熛亦
不得辭咎也

衣千戶尋自惜薪司遷司禮監秉筆太監先是進忠直東閣有道士歌于市曰委鬼當頭立茄花滿地紅委鬼謂魏茄則析其字為客也及是客魏始用事蓋已先為兆云

質實 客氏定興民侯二妻

諭內閣暴選侍李氏罪

選侍移宮雖迫帝侍養甚備會宮奴劉朝田詔等于移宮時盜內府秘藏過乾清門仆金寶滿地帝怒下法司案治諸閹懼搆蜚語謂選侍投繯皇八妹入井熒惑朝士御史賈繼春信之即上書內閣言新君御極之時不當導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俾先帝玉體未寒不能保其姬女于是左光斗上言選侍既移宮後當存大體捐小過不當使宮闈不安便于國體有損伏乞宣召閣部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今日調錦何方不得憑中使傳旨正劉遜李進忠法其餘概從寬典疏入帝傳諭內閣朕幼沖時選侍氣

凌聖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終天之恨皇考病篤選侍戚挾朕躬要封皇后朕暫居慈慶復遣李進忠劉遜等命每日章奏先奏選侍方與朕覽朕令奉養選侍于噦鸞宮仰遵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其田詔等盜庫首犯事干憲典原非株連可傳示遵行輔臣方從哲讀諭驚愕具揭封進言皇上既仰體先帝遺愛不宜暴其過惡傳之外廷帝不允

質實 賈繼春新鄉人

冬十月噦鸞宮火

帝諭選侍皇妹俱無恙尋給事中周朝瑞以繼春前揭為生事致繼春再揭有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等語揚漣恐繼春說遂滋亦上疏具陳移宮始末且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何自起釀今日之疑端流為他年之實事臣安敢無言帝優詔褒漣復申諭羣臣數選侍之過言前

因毆崩聖母自度有罪每使宮人竊伺不令朕與聖母舊侍言有輒捕去朕之苦衷外廷豈能盡悉因責繼春妄生謗議且言朕今侍選侍封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厚養選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爾諸臣可以仰體朕心矣時帝深惡繼春將加嚴譴劉一燝力救乃止 質實 周朝瑞南城人

葬定陵

謚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孝端皇后祔 質實 定陵在昌平州北大峪山距昭陵北一里自昭陵五空橋東二百步分北為定陵

明史賛曰神宗沖齡踐阼江陵秉政國勢幾于富强繼乃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於是小人好權趨利者與名節之士為仇讐門戶紛然朋黨滋蔓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

明政之弊起于重内輕外閫帥即有幹材而臺省齮齕之者輒無所不至其人或力圖銳入則以閒覺糾之其人或意存持重則以促戰困之廷弼數言實足盡在

牙而不勝憤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豈不諒歟

罷遼東經畧熊廷弼以袁應泰代之

廷弼有膽畧知兵自按遼即持守邊議至是主守禦益堅然性剛好謾罵物情不甚附給事中姚宗文向與廷弼同在言路意氣相得後以廷弼不薦己生怨及出閱邊宗文持內府體自尊廷弼心易之甫聞燕幕吏傳外警廷弼介而馳命屬吏款宗文宗文色動未幾廷弼還笑曰老掌科無恐此邊關常事耳燕罷宗文偵外實無警意廷弼戲之恨甚主事劉國縉向亦與廷弼同官以京察被謫及贊畫軍前以故舊意望廷弼廷弼不能如前國縉怒遂與宗文比而傾廷弼

是年三月我

廷牢不可破之陋習特其為人威畧不無足觀而性質麤疎不能自克是以尋常睚眦細故台閧賈禍至于身名瓦裂而莫之惜亦不得謂非其所自取耳

大清兵畧地花嶺六月畧王大人屯八月畧蒲河將士亡失七百餘人諸將亦有斬獲功適宗文還朝疏陳遼士日蹙詆廷弼廢羣策雄獨智軍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親附復鼓其同類攻擊必欲去之御史顧慥首劾廷弼出關踰年漫無定畫蒲河失守匿不上聞荷戈之士徒供挑濬上方之劔逞志作威御史馮三元劾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廷議廷弼憤甚抗疏極辨且求罷而御史張修德給事中魏應嘉復劾之廷弼再疏自明繳上方劍力求罷斥朝議允廷弼去以袁應泰代廷弼乃上疏求勘言遼師覆沒臣始驅羸卒數千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又失廷臣咸謂遼必亡而今且地方安堵舉朝帖席此非不操練不部署者所能致也若謂擁兵十萬不能搴旗決勝誠臣之罪然求此于今日亦豈易言令箭催而張帥殞命馬上催而三路喪師臣何敢復蹈前轍三元應嘉修德等復連章極論廷弼即請三人往勘帝

從之御史吳應奇給事中楊漣等力言其時勢不可乃改命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往廷弼復上疏曰今廟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氷雪稍緩閧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閧然責戰矣自有遼難以來用武臣用文吏何非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塲事當聽疆塲吏自為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怫然怒哉及童蒙還奏備陳廷弼功狀末言臣入遼時士民垂泣而道謂數十萬生靈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輕議獨是廷弼受知最深蒲河之役敵攻瀋陽策馬趨救何其壯也及見官兵駑弱遁爾乞骸以歸將置君恩何地廷弼功在存遼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君大義實無所逃此則罪浮于功者矣疏入帝方知廷弼足用應泰歷官精敏强毅用兵非其所長其初受事為經畧也刑白馬祀神誓以身委遼疏言臣願與遼相終始更願文武諸臣與臣相

終始帝優詔褒答賜尚方劍戮貪將何光先汰大將李光榮以下十餘人遂謀進取撫順議用兵十八萬大將十人上陳方略初廷弼在邊持法嚴部伍整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更易而是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下令招降歸者日衆處之遼瀋二城優其月廩與民雜居議者言收降過多恐致不測後應泰卒以此敗

質實

花嶺在撫順城西瑪根丹城西南十里王大人屯在渾河南岸奉集堡東三十里袁應泰字大來鳳翔人朱童蒙萊蕪人張修德太原人

以孫如游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帝即位如游以帝為皇長孫時未就外傅即請開講筵報可至是遂入閣

十二月許都給事中楊漣歸里

漣疏曰垂簾之秘事未明入井之煩言噴起臣不過發明移宫始末而旋荷綸綍之褒過邀忠直之譽使臣區區之苦心反為李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嵩呼者周嘉謨等也初出乾清宫捧皇上左右手者張惟賢劉一燝也臣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慙卑末豈可掩人于朝仰藉清平豈可貪天之力臣之不安二也宫禁自就肅清社稷有何杌隉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為言君幸有子不憂杞國之天臣獨何人敢捧虞淵之日臣之不安三也臣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未罷臣不敢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浩蕩之恩波放為急流勇退之人而已詔許之

方從哲罷

從哲性柔懦不能任大事凡所疏論以有内援名爭而已實將順帝意無所匡正向高秉政時黨論鼎沸

銓部斥逐清流賴向高維持及從哲當國丁巳京察斥東林殆盡且及林下從哲昵羣小而帝怠荒亦益甚四十七年楊鎬喪師禮部主事夏嘉遇謂遼事之敗由興邦紅旗督戰及從哲庇李維翰所致兩疏劾之從哲求罷不敢入內閣于朝房視事帝優旨慰留乃復入而反擢興邦為太常少卿御史張新詔劾從哲諸所疏揭委罪君父誑言欺人祖宗二百年金甌壞于從哲手御史蕭毅中劉蔚周方鑑楊春茂王尊德左光斗山西參政徐如翰亦交章擊之帝皆不問帝自以海宇承平官不必備有意減損及遼左軍興又不欲撟前失從哲復薦姚宗文閱遼罷經畧熊廷弼去論者謂明之亡神宗基之而從哲其罪首也及光宗崩復以縱庇可灼文昇為臺諫所指謫從哲不自安力求去疏六上命進中極殿大學士賚銀幣蟒衣允其致仕

質實　夏嘉遇華亭人張新詔掖縣人王尊德泗州人徐如翰上虞人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十一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十二

起辛酉明熹宗天啟元年盡癸亥明熹宗天啟三年凡三年

辛酉 熹宗哲皇帝天啟元年春二月遼陽有數日並出

甲午數日交暈左右有珥白虹彌天

閏二月孫如游罷

如游入閣言者詆其不由廷推交章論列如游亦屢乞去帝輒勉留及是復上疏言祖宗任用閣臣多由特簡遠者無論在世廟則有張璁桂萼方獻夫夏言徐階袁煒嚴訥李春芳在穆宗則有陳以勤張居正

廷推為明季弊政前已具論之孫如游以講幄舊恩熹宗特為簡用即未必遂稱得人之慶而命

相出自朝廷實事當而理正乃當時言路輒以其不由推舉妄肆詆諆文章論劾必欲去之而後已如游亦遂杌棿不安屢疏乞退熹宗竟付之無可如何是廷臣直忘駁責之權當操之自上公然把持搖席爭構狺狺朝綱倒置至此不亡何待

趙貞吉在神廟則有許國趙志皐張位即皇考之用朱國祚亦特簡也今陛下沖齡臣材品又非諸臣比有累至尊知人之明乞賜骸骨歸田里至十四疏乃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遣護歸

三月我

大清兵取瀋陽總兵賀世賢尤世功等死之

袁應泰議三路出師復清河撫順未行

大清兵已薄瀋陽總兵賀世賢尤世功等分兵乘城

大兵營城東七里世賢等於城外鑿掘壕塹樹柵築墻環列鎗礮以拒復登埤堅守

大兵進攻繞城掩擊世賢出戰且却抵西門身被十四矢城中聞世賢敗各鳥獸竄或勸世賢走遼陽曰吾為大將不能存城何面目見袁經略乎揮鐵鞭馳突圍中中矢墜馬而死世功引兵援亦戰死城外兵七

萬人皆潰叅將夏國鄉知州段展同知陳柏皆死於
陣遂樹雲梯拔瀋陽城時總兵陳策統四川步兵二
萬營黃山渡渾河來援
大兵分路以進
太祖高皇帝復勅後軍往助衝擊策兵大敗追擊至渾河
兵盡溺策及叅將張名世死之總兵李秉誠朱萬良
姜弼領騎兵三萬來援
太祖命雅遜率護軍二百往偵援兵前進雅遜退援兵遥
躡其後
太祖聞之怒欲自往擊
太宗文皇帝請行領軍疾馳迎戰援兵之躡雅遜者潰奔
掩擊至白塔舖遇秉誠等方布陣
太宗不待後軍至即率百騎進擊秉誠萬良弼驚遁適大
貝勒代善台吉岳托軍亦至同追擊四十里斬首三
千級而還
太祖復擊渾河以南步兵破其營副將董仲貴等戰死衆

盡殲游擊周敦吉副將戚金參將吳文傑都司袁見龍鄧起龍守備雷安民雲南都司張名世石砫都司秦邦屏等皆死

質實

白塔鋪在承德縣南二十里有河源出老堂峪西流入渾河賀世賢榆林衛人戰歿後或疑其叛降故恤典不及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烈尤世功榆林衛人官左都督贈少保世廕三級再廕指揮僉事世襲賜祭葬建祠曰愍忠乾隆四十一年追謚烈愍夏國卿陳柏里系無考段展遼陽人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賜節愍張名世山陰人陳策李秉謙朱萬良姜弼里系無考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烈愍董仲貴一作仲揆南京人萬歷末擢副總兵督川兵援遼及瀋陽戰死贈都督同知世廕三級祠祀乾隆四十一年追謚烈愍周敦吉戚金吳文傑袁見龍鄧起龍雷安民里系無考秦邦屏忠州人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烈愍

大清兵取遼陽經畧袁應泰巡按御史張銓等死之

太祖高皇帝既得瀋陽集貝勒諸臣議以瀋陽已拔宜乘
時我
勢長驅遂進兵規取遼陽袁應泰方撤奉集威寧諸
軍并力守禦開太子河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四面
守禦甚嚴
大兵至城總兵李懷信等率兵五萬出城五里結營
太祖命左四旗兵擊其左
太宗文皇帝請留二紅旗兵于城傍覘視而自引軍衝擊
其營會左四旗兵亦至夾攻之懷信兵大亂奔潰
太宗乘勝追擊六十里方接戰時遼陽兵自西關出援留
後之二紅旗兵見而邀擊驅令奔回遼陽兵爭入出
蹂踐死者枕藉翌日
大兵抵城西閘以洩濠水分兵塞城東進水口
太祖親率右翼兵布楯車堵列城隅以衝衆軍遼陽步騎

三萬出東門列營相拒右翼諸將遣人馳告曰掘牐口不若奪橋易也

太祖即諭令往奪果得之會壅遏水口將洄右四旗前隊軍渡濠大呼掩擊東門外營方鏖戰

大兵紅甲二百白旗兵千並直遼陽騎兵遂敗各貝勒部下白甲精銳護軍忽大呼奮射而入遼陽步兵亦敗望城奔竄

大兵乘勝縱擊至東門外遼陽兵死者濠塹皆滿水盡赤時左四旗兵奪武靖門橋分擊守濠者城上下發火器抵拒

大兵奮勇銜突樹梯登城遂奪西城城中驚擾大亂日將夕左四旗

大兵已登城是夜城中舉火列炬拒戰達旦守城官牛彔曜高出等及衆軍民多乘亂縋城而遁翌旦復列楯大戰又敗右四旗

大兵復登城遂克遼陽總兵朱萬良副將梁仲善參將

王宥房承勳游擊李尚義張繩武都司徐國全王宗盛守備李廷幹等皆戰死先是攻城時袁應泰居城北鎮遠樓知事不濟嘆息謂巡按御史張銓曰吾當死於此無守城責宜急去退保河西圖後舉銓曰不可應泰遂佩劍印自縊死婦弟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憑屍大慟縱火焚樓死銓被執不肯降

太祖命賜死以遂其志

太宗惜銓欲生之婉諭再四終不可奪不得已縊而瘞之分守道何廷魁懷印綬率其妾高氏金氏投井死婢僕從者六人僉事崔儒秀戎服自經於都司署

太祖入遼陽城百姓皆呼萬歲

太祖命皇子台吉德格類姪台吉寨桑古八大臣率引兵千人安撫居民至海州城中官吏及富殷之家張鼓樂肩輿迎二台吉攬轡傳令禁軍士擾害不得奪民財物二台吉宿公廨中軍士俱屯城上禁勿入民家遼陽既下遼東之三河等五十寨及河東大小七十

餘城盡質實 太子河在遼陽州北十五里即古大梁水又名東梁河源出薩穆禪山自葉子望風降

峪東入西南流至州西北合渾河又西至海城縣西北入遼河河西時以遼河之東為河東遼河之西為

河西袁應泰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節牛維曜商州人高出棠陽人梁仲善里系無孜乾隆四十

一年追謚烈愍王豸房承勳李尚義王宗盛李廷幹里系無孜張繩武本姓陳一作神武新建人乾隆四

十一年追謚烈愍徐國全里系無孜何廷魁字汝謙大同人崔儒秀字儆初陜州人乾隆四十一年追謚

節愍

援遼都司毛文龍集兵皮島

時沿海居民以河東失事皆航海走山東不能達者棲止各島間文龍率援師至皮島島在登萊大海謂

之東江地廣衍有險可恃文龍乃招集逃民為兵分布哨船聯接登舟為犄角計朝議是之授文龍參將

質賓毛文龍仁和人

夏四月延綏孤山城陷

是月癸丑城陷三十五丈入地二丈七尺

賈繼春削籍

御史賈繼春初以移宮事具揭奏旨切責復上言自明効忠規勸之意吏部尚書周嘉模及九卿科道等懇請優容帝意不回遂削籍去

五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以王化貞巡撫廣寧

化貞前以叅議守廣寧朱童勘事還極言化貞得蒙古西部心力輕調化貞亦言遼事將壞惟發帑金百萬亟欵西部會瀋遼相繼失廷議將起廷弼御史方震儒請加化貞秩便宜行事令與薛國用同守河西乃進化貞右僉都御史巡撫廣寧廣寧城在山限登山可俯瞰城内恃三岔河為阻又水淺可陟廣寧止孱卒千化貞招集散亡復得萬餘人激勵士民聯給西部人心稍安中朝謂其才足恃悉以河西事付之化貞又以登萊天津兵可不設諸鎮入衛兵可止當事益信其才所奏請輒報可時金復衛軍民及山東礦徒多結砦自固以待官軍其逃入朝鮮者亦不下二萬化貞請鼓舞諸人優以爵禄俾自奮於功名並請招諭朝鮮

帝從之

覽實 金復衛金州衛在明遼東都司城南六百里今寧海縣境復州衛在明遼

東都司城南四百二十里今復州境俱屬奉天府薛國用洛陽人歷官山東右參政分守遼海道以右僉都御史代應泰巡撫遼東應泰死代為經略

立皇后張氏

后祥符人時大學士劉一燝及御史畢佐周劉蘭請遣客氏出外帝戀不忍舍曰皇后幼賴媪保護俟皇祖大葬後議之又以大昏禮成廕魏忠賢姪二人給事中程沅周之綱奏祖制非軍功不襲國典不當濫予不聽

太監魏忠賢矯詔殺司禮太監王安

帝命安掌司禮監安以故事辭客氏勸帝從其請與忠賢謀殺之忠賢猶豫未忍客氏曰爾我孰若西李而

明事至熹宗埶已一蹶不振況復身親賤使欲與巧匠爭工其為客魏竊柄實由自取但自古閹奴乘隙為奸亦自師承有本如秦趙高侯二世燕樂促令李

欲遣忠耶忠賢意乃決嗾給事中霍維華論安降充南海子淨軍而以劉朝為南海子提督使殺安朝故李選侍私閹以移宮盜庫下獄宥出者既至絕安食取籬落中蘆菔啗之三日猶不死乃撲殺之

質實 王安於莊烈帝時賜祠額曰昭忠霍維華東光人

魏忠賢閱章奏

忠賢不知書頗强記猜忍陰毒好諛帝深任信用司禮監王體乾及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為腹心凡章奏永貞等先閱視鈐識款要白忠賢議可否然後行帝性機巧好親斧鋸椎鑿髹漆之事每引繩削墨忠賢輒奏事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忠賢因得擅威福

六月廣東地出血

斯奏事以激其怒唐仇士良教其黨云天子不可令常閒宜娛其耳目無暇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觀忠賢故智前後如出一轍可見宵小肺腸不謀而合無如昏庸者明知覆轍而蹈之

庚寅日啟慶王民骸積家中庭噴血如跑突泉

起熊廷弼經略遼東

初廷弼雖罷帝念其守遼功仍議起用瀋陽破廷臣復思廷弼給事中郭鞏力詆之及遼陽繼失河西軍民盡奔自塔山至閭陽二百餘里烟火斷絕京師大震劉一燝曰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御史江秉謙追言廷弼守遼功且以排擠勞臣為鞏罪帝乃治前劾廷弼者貶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郭鞏等秩除姚宗文名御史劉廷宣救之亦被斥乃詔起廷弼於家及是廷弼入朝首請免言官貶謫帝不可乃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用馬步兵列壘三岔河上天津登萊各置舟師設登萊巡撫如天津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以一事權遂命廷弼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駐山海關經略遼東軍務賜上方劍請調兵十餘萬

以兵馬芻糗器械之屬責成户兵工三部廷弼因奏
請復監軍道高出胡嘉棟督餉郎中傅國等官令具
任事又議用遼人故贊畫主事劉國縉為登萊招練
副使夔州同知佟卜年為登萊監軍僉事故臨洮推
官洪敷教為職方主事軍前贊畫收拾遼人心並報
允七月廷弼行特賜麒麟服一彩幣四宴之郊外令
文武大臣陪餞異數也先是袁應泰死薛國用代為
經略並不任事化貞乃部署諸將沿河設六營營制
參將一守備二分守諸要害各設戍防議既上廷弼
疏言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
兵河上兵分則力弱倘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
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不能守河上止宜
置游徼兵更番出入示以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為人
所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諸處止宜稍
置戍兵為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於城外
犄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

里非飛騎一日所能到有聲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為自弱之計疏入優旨褒答會御史方震孺亦言河防不足恃議乃寢化貞以計不行愠甚盡委軍事於廷弼廷弼請申諭化貞不得借口節制坐失事機先是四方援遼之師化貞悉改為平遼遼人多不悅廷弼言遼人未叛乞改平遼名以安其心自是化貞與廷弼有隙而經撫不和

質實　塔山在承德縣東南四十里山上有城閭陽城名在錦州府黄寧縣西南五十五里今為驛江秉謙字兆豫歙人郭鞏遷安人方震孺字孩未桐城人高出萊陽人胡嘉棟西華人

以張鶴鳴為兵部尚書

初鶴鳴巡撫貴州威名甚著遷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尋轉左侍郎佐理部事時兵事亟兵部

增設二侍郎而鶴鳴與祁伯裕王在晉並卧家園不赴及是右侍郎張繼世督援師出關部中遂無侍郎言官請趣鶴鳴章數十上乃赴期令兵部馬上督催始履任至則論前平苗功進本部尚書視侍郎事尚書王象乾出督薊遼軍務遂代其位給事中韋蕃請留象乾出鶴鳴督師忤旨謫外鶴鳴與經略熊廷弼相失論事多齟齬獨喜巡撫王化貞化貞本庸才好大言鶴鳴主之所奏請無不從令無受廷弼節度中外皆知經撫不和必誤封疆而鶴鳴信貞化愈篤卒致疆事大壞

秋七月順天蝗

八月以毛文龍為總兵官駐師鎮江城

時廷弼奏言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請遣使往勞俾盡發兵連營江上助我聲勢再詔恤遼人之避難朝

鮮者招集團練別為一軍與朝鮮軍合勢使臣即權駐義州控制聯絡與登萊聲息相通更發銀六萬兩分犒朝鮮及遼人之給空名劄付百道東山礦徒能結聚千人者即署都司五百人者署守備一二萬勁兵可立致也因薦監軍副使梁之垣充命使帝從之方與所司議兵餉而毛文龍適以島山兵襲取鎮江時我

大兵鎮江守將陳良策潛通于文龍故文龍引兵取其城王化貞遽以大捷奏舉朝皆喜化貞遂請授文龍總兵官設軍鎮皮島廷議亟發天津登萊水師二萬援文龍化貞督廣寧軍四萬進據河上合諸蒙古軍乘機進取張鶴鳴以為然奏言時不可失促進師廷弼言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計時朝士方以鎮江為奇捷聞其言多不服廷弼又顯詆鶴鳴謂臣既任經略四方援兵宜聽臣調遣乃鶴鳴竟自發戍不令臣知臣咨部

問調軍之數亦不答臣有經畧名而無其實遼左事惟樞臣撫臣共為之鶴鳴益恨化貞又言西部兵四十萬且至請速濟師廷弼言撫臣恃西部欲以不戰為戰計臣未敢以為可也臣初三方布置必兵馬器械舟車芻茭無一不備而後尅期齊舉進足戰退亦足守今臨事中亂雖樞臣主謀於中撫臣決策於外而臣猶有萬一不必為之慮也

質實

義州在錦州府北九十里遼置宜州崇義軍金改置義州屬北京路元屬大寧路明置義州衛屬遼東都指揮使司今為義州屬錦州府梁之垣登州人

王化貞渡河進師無功而還

化貞既渡河廷弼不得已出關次右屯而馳奏海州取易守難不宜輕舉化貞為人騃而愎素不習兵妄意降將李永芳為內應又信西部言謂助兵四十萬遂欲以不戰取全勝一切士馬甲仗糗糧營壘俱置

不問務為大言以罔中朝謂仲秋之月可高枕而聽捷音尚書鶴鳴深信之以致廷弼不得行其志及是西部兵不至化貞亦不敢進後十月河氷合廣寧人謂

大清兵必渡河競謀竄逸化貞乃與震孺計分兵守鎮武西平閭陽鎮寧諸城堡而以重師守廣寧鶴鳴亦以廣寧可慮謂勑廷弼出關策應廷弼上言樞臣第知經畧一出足鎮人心不知徒手之經畧一出其動搖人心更甚且臣駐廣寧化貞駐何地鶴鳴責經撫協心同力而樞臣與經臣獨不當協心同力乎為今日計惟樞部俯同於臣臣始得為陛下任東方事也既而廷弼復出關至右屯議以重兵內護廣寧外扼鎮武閭陽乃令劉渠以二萬人守鎮武祁秉忠以萬人守閭陽羅一貫以三千人守西平部署甫定化貞又信諜者言遽發兵襲海州旋亦引還

質實 西平堡名在廣寧縣東劉渠保定人祁秉忠西寧世

襲土司羅一貫甘州衛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烈愍

九月葬慶陵

謚曰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廟號光宗 質實 慶陵在昌平州天壽山西峯之右○明史贊曰光宗潛德久彰海內屬望而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搆爭黨禍益熾可哀也夫

賜客氏香火田

帝以客氏保護功命戶部擇田二十頃以爲香火之用魏忠賢以陵功告成錄叙御史王心一疏言梓宮未殯先規客氏之香火陵工既成强入忠賢之勤勞於禮爲不順於事爲失宜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帝怒責之 質實 王一心吳縣人

四川永寧土司奢崇明反

永寧奢氏猓種也洪武中歸附世為宣撫司傳至奢崇周無子崇明以疏屬襲外恭內陰鷙其子寅尤驍桀好亂時朝廷方遣官募川兵援遼崇明父子請行先遣土目樊龍張彤等以兵詣重慶巡撫徐可求議汰其老弱發餉餉復弗繼龍等遂鼓衆反殺可求及道府總兵等官二十餘人時土兵數千列江岸相應遂據重慶分兵攻合江納溪破瀘州陷遵義時遵義道李仙品叅將萬金督兵援遼俱赴重慶城中守備空虛通判袁任先期委城遁賊攻合州江津知州翁登彥知縣周禮嘉悉力捍禦不能破賊陷興文知縣張振德不屈率妻子赴火死崇明統所部與徼外諸蠻凡數萬播州遺孽及諸亡命奸人蠭起附之全蜀震動崇明乘勢向成都官兵出拒者多敗冬十月崇明進圍成都偽號大梁設丞相以下官時城中僅鎮

遠營兵七百餘人左布政使朱燮元將入覲蜀王以亂留治軍事燮元急趣近道兵赴援偕右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等分埤固守賊薄城燮元屢以火器却之至暮賊擁鉤梯數千攀城欲上燮元戒士卒第放礟礌石毋譁遲明賊積屍滿城下時濠水方涸賊率降民持茷束薪載濠石壘如山下架蓬簞以避銃石伏弩仰射城中燮元夜縋壯士持芻塗膏殺守者縱火火舉山潰賊大沮燮元又遣人決都江堰水至濠濠滿城因治橋得少息尋斬入城為內應者二百人懸首埤工賊又於城四面立望樓高與城齊燮元曰賊設瞭望必四出剽掠其中虛遂命死士五百人突出擊之賊果無備斬三賊帥焚其樓賊少懾已而援兵漸集石砫女土官秦良玉先遣其弟民屏發兵四千倍道潛渡重慶自統精兵鼓行而西復新都他路援兵亦連勝賊然賊亦日增相持百餘日有俘民脫歸者言賊造旱船決勝負一日賊數千自林中大噪

出視之有物如舟高丈餘長五百尺樓數重簾帟左右板如平地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旗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牛數百頭運石數行旁翼兩雲樓如左右扉俯視城中城中人皆哭樊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礮石不可乃用巨木為機關轉索發礮飛千鈞石擊之又以大礮擊牛牛返走賊大敗去會裨將劉養鯤言有諸生范祖文鄒尉陷賊中遣孔之譚來約賊將羅乾象欲自拔効用樊元即遣之譚復往至則與乾象俱來樊元方卧戍樓呼與飲乾象衷甲佩刀樊元不之疑就榻呼同卧酣寢達旦乾象感激誓以死報許之縋而出後賊營舉動悉知踰數日乾象誘崇明至城下伏起崇明跳免乾象縱火焚營賊兵亂崇明父子倉皇走瀘州乾象以衆來歸成都圍解時二年正月也事聞以樊元為四川巡撫帥師追崇明乘勢復州縣衛所四十餘惟樊龍扼重慶不下樊元督良玉等奪二郎關據其險佛圖關亦為總兵杜文

煥所破諸將逼重慶而軍城中乏食樊元以計擒樊龍殺之張彤亦為亂兵所戮遂復重慶瀘州尋亦復

按當時重慶被害者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知府章文炳同知王世科熊嗣先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總兵黄守魁王守忠叅將萬金王高爵其入城死賊遇伏死者原任磬昌同知董盡倫賊薄成都時陷陣死者有指揮冉世法雷安世瞿英其遇賊不降者有指揮周邦泰遇賊走免者有指揮張愷焉

貨實合州隋涪州唐合州宋屬潼川府元屬重慶路明屬重慶府今因之二郎關在重慶府巴縣西北六十里佛圖關在巴縣西十里即李嚴欲鑿通汶涪二江處為重慶要津津上有石佛像故名徐可求衢州西安人張振德字季修崑山人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周著南昌人林宰漳浦人

論給事中侯震暘於外

初客氏已出宮復名入震暘奏曰皇上於客氏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言也奸黨羣小睥睨其側內外鉤連借叢煬竈有不忍言者么麽里婦何堪數昵至尊哉上怒謫之時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相繼疏劾皆降謫吏部尚書周嘉謨論救亦不報

質實 侯震暘字得一嘉定人倪思輝祁門人朱欽相臨川人

十二月罷吏部尚書周嘉謨

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為政黜陟之權吏部不能舉及嘉謨為尚書大起廢籍向擁三黨之魁者漸自引去忌霍維華傾狡出之外婭忠賢怒唆給事中孫杰劾嘉謨受劉燝一屬為王安報仇嘉謨遂罷歸

質實 孫杰錢塘人

二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取西平堡副將羅一貫死之

先是化貞凡五出師輒引還李永芳不應西部亦不至廷弼乞勅化貞愼重舉止化貞上言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因請便宜行事時葉向高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臣惟太僕少卿何喬遠御史江秉謙周宗建等與廷弼合餘皆右化貞令毋受廷弼節制廷弼抗疏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適遘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户容則去之何必内借閣臣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鬬恃有閣臣今無望矣帝令羣臣議兩人去留時中外俱知經撫不和必誤封疆大事而張鶴鳴篤信化貞請撤廷弼他用帝不從責再議議未上而

大清兵西渡遼河時我
太祖高皇帝命兵守遼陽
親率貝勒大臣及衆兵進攻由東昌堡渡遼陽防河兵
卒見
大清兵勢不可當俱遁走
大軍前隊精銳追擊二十里外遂至西平堡全軍繼至
圍攻之招副將羅一貫降不從布梯楯攻城四面兵皆潰克之斬一貫

質實 東昌西平兩堡俱遼河上在廣寧縣東

王化貞棄廣寧與廷弼走入關

化貞遣游擊孫得功參將祖大壽合總兵祁秉忠赴援廷弼亦檄總兵劉渠會師前進與
大清兵遇乘機急戰
大兵不暇布陣即飛馳突入奮射衝擊所向披靡得功

呼曰兵敗矣遂與叅將鮑承先等先奔
大兵乘勝追擊五十里斬殺無算至平陽橋渠秉忠及
副將劉徵叅將黑雲鶴等皆死之全軍盡沒大壽走
覺華島得功請降得功素為化貞心腹及是欲生縛
化貞以為功時
大清兵頓沙嶺未進得功揚言兵已薄城居民驚竄叅
政高邦佐禁之不能止化貞方闔署理軍書不知也
叅將江朝棟排闥入大呼曰事急矣請公速去化貞
莫知所為朝棟掖之出上馬僕二人徒步從遂棄廣
寧踉蹌西走得功偕守備黃進千總郎紹貞陸國志
等降於我
大清遼近四十餘城守禦官皆率屬降先是廷弼離右
屯次閭陽驛聞敗叅議邢慎言請馳救為僉事韓初
命所阻遂退還及化貞棄城走廷弼遇之大凌河化
貞哭廷弼微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何如化貞慙議
守寧遠及前屯廷弼曰嘻已晚惟護難民入關可耳

乃以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為殷盡焚積聚與副使高出胡嘉棟等先後入關獨邦佐至杏山驛自經死我大軍至錦州駐營大貝勒與

太宗文皇帝引兵至義州克之而還敗聞至京師鶴鳴懼罪因自請視師給事中侯震暘少卿馮從吾董應舉請並逮化貞廷弼以中國法獄具二人並論死鶴鳴尋亦罷歸

質實 覺華島在明寧遠衛東南二十里海中島上有海雲龍宮二寺沙嶺在廣寧縣東右屯明都司城西五百四十里前屯明都司城西九百六十里洪武時以元瑞州置廣寧前屯衛今屯俱廢故城在寧遠州西南大凌河源出大寧經廣寧界入海杏山驛在錦縣西南四十里劉徽黑雲鶴里系無考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賜烈愍高邦佐字以道襄陽人邢慎言益都人馮從吾字仲好長與人董應舉字崇相閩人

二月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反

邦彥水西宣慰使安堯臣族子堯臣死妻奢社輝撫幼子安位襲職邦彥挾之又社輝即奢崇明女弟也嘗與崇明子寅爭地相仇而邦彥素懷異志與崇明合及崇明反或傳其已陷成都邦彥遂挾位以叛為崇明聲援自稱羅甸大王率兵首襲畢節陷之時諸部頭目安邦俊安若山陳其愚陳萬典等蠭起為助乃分兵西破安順霑益東下甕安偏橋而邦彥自統水西軍渡陸廣河直趨貴陽百計攻城當是時永寧未平水西又起貴陽城中藩臬守令咸入覲巡撫李櫄方受代聞變與巡按御史史永安提學僉事劉錫元悉力拒守學官及諸生亦督兵民分堞以守賊不能陷時烏撒衛已破指揮管良相死之鎮將張彥芳將兵二萬赴援隔龍里不得進諸將馬一龍白身強皆戰歿外援遂絕城中糧盡先食糠粃草木敗革遂

食死人後乃食生人至親屬相噉里居參政潘潤民一女被食知縣周思稷自殺以饗軍其存者卒誓死守不遺餘力中朝方亟遼事不能顧久之新撫王三善大會將士議曰省城不能待矣外援不至吾輩死法死敵等死耳尚何待邪遂分兵三路進銜枚疾走進不許退前部斬賊首一人賊衆披靡遂奪龍里城乘勢急擊安邦彥被銃死邦彥駭走遂直抵貴陽城下先以五騎傳呼曰新撫至矣舉城懽呼更生貴陽被圍十餘月城中戶十萬餘至是僅存二百人而孤城卒全皆檮及永安錫元功也時議與朱燮元之守成都並稱焉

質實

安順元州明為府今因之甕安明縣今屬貴州平越府陸廣河在貴陽府修文縣境其上源出安順府曰滴澄河下流入遵義府為烏江烏撒衛舊烏蠻地明洪武十五年建衛隸烏撒軍民府東距貴州界二百五十里李澐字長孺鄞人史永安武定人劉錫元長洲人王三善字彭伯永城人

以孫承宗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廷臣以承宗知兵推為兵部添設侍郎主東事帝不欲承宗離講筵不許既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會廣寧既失東事益急遂拜承宗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又從御史左光斗請命承宗以閣臣理部事承宗上疏曰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覈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略備邊而日增置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此極弊也今天下當重將權擇沈雄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見沾沾陵其上邊事小勝小敗皆不足問要使守關無闌入而條為恢復計因列上撫西部恤邊民減京軍增永平大將修薊鎮亭障開東京屯田數策帝嘉納焉承宗又請下廷弼于理與化貞並讞用正朝士黨護又請逮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以懲四川之招兵致

冠者又請詰責遼東巡按方震儒登萊將軍梁之垣以驚瘂位之骫骳者諸人以次擭譴朝右亦聳然側目矣

質實 孫承宗字稚繩高陽人明時舉南充人李達安居人

三月劉一燝罷

初陵工成忠賢欲以為功一燝援故事內臣非司禮掌印及提督陵功不得濫廕止擬加恩諸言官論客氏被譴者一燝皆疏救又請出客氏於外及言官交章論沈漼漼疑一燝主之與忠賢比而齮一燝一燝持大體不徇言路魏客用事一燝勢孤既而霍維華外轉其同官孫杰疑一燝屬周嘉謨為之上疏力攻一燝一燝疏辨求罷忠賢從中搆之帝始慰留既允其去葉向高言客氏既出復入一燝復命大臣乃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于與窔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不聽

舉內操

魏忠賢勸帝選武閹鍊火器又日引帝為倡優聲伎狗馬射獵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御史江秉謙等劾沈淮交通閹人弄兵大內中旨切責侯震暘黃尊素等先後疏諫皆不聽迨後內操增至萬人衷甲出入

鉦礮喧闐震內外 質實 黃尊素字真長餘姚人

夏四月禮部尚書孫慎行追論前輔方從哲進紅丸罪

初光宗大漸鴻臚寺丞李可灼以紅鉛丸藥進俄帝崩廷臣交章劾之大學士方從哲擬旨令引疾歸賚以金幣至是慎行以名還朝即追劾紅丸事斥從哲為弑逆上疏曰先帝驟崩雖云夙疾寔緣醫人用藥不審閱邸報知李可灼紅丸乃首輔方從哲所進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

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即自殺春秋猶書之為弑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席藁以待司冠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共攻可灼僅令回籍豈以已實薦之恐興同罪歟臣以為從哲縱無弑之心卻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百口不能為天下萬世解也後此則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劉遜李進忠么麽小豎何遂大膽揚言說者謂二豎早以金寶輸從哲家若非九卿臺諫力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陛下幾無駐足間爾時從哲濡遲不進科臣保之則云遲數日無害任婦寺之縱橫忍君父之杌隉為大臣者宜爾乎陛下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仇毋詢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置也并請即誅可灼以洩神人之憤時朝野方惡從哲慎刑論雖過刻皆爭韙其言顧近習多為從哲地帝乃報曰舊輔素慎事係傳聞下廷臣集議都御史鄒元標主慎行疏從哲

奏辨自請削官階投四裔帝慰諭之給事中魏大中以九卿議久稽趣之時議者一百十有餘人紛紛俱罪從哲獨刑部尚書黄克纘及給事中汪慶百等數人右之帝内廷意也慎行復疏折之且言克纘之謬于是大學士韓爌述進藥始末尚書張問達合奏言慎行論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内閣臣等初未知及先帝召見乾清宫輔臣與臣等俱慎重未聽決及宣臣等入宫先帝問可灼安在可灼至進紅丸少傾復進一丸先帝服藥微汗身溫熱就寢臣等所共見聞輔臣視先帝疾急廹倉皇弑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醫官且非知醫脉者以藥嘗試先帝龍馭即上升非但從哲未能止臣等亦未能止均有罪焉乃從哲及賚可灼及御史王安舜有言先止罰俸繼令養疾失之太輕何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如從哲請削其官階為法任咎至可灼罪不容誅而崔文昇當皇考哀感時妄進大黄凉藥罪又在可灼上法皆宜顯戮

以浞公憤議上可均遣戍文賓寳魏大中字孔時嘉
昇放南京而從哲置不問善人黄克纘字紹
夫晋
江人

大雨雹

累月不雨陰風怒號雹如雞子大者屋瓦磧俱碎草
木禾稼毁折不可勝紀御史周宗建謂陰盛陽衰之
徵疏陳四事一攻大學士沈潅一請寛建言廢黜諸
臣一言熊廷弼已有成獄不當因此羅織朝士一專
詆魏忠賢言忠賢目不識丁陰賊險狠陛下用人行
政一切墮于其術恐離間之漸將起于蠅營讒搆之
釁必生於長舌忠
賢見疏恨刺骨

五月日中月星並見

王森以邪術倡教廣聚妖徒蔓延數省實為地方大害即當嚴急窮治以永靖根株乃森既捕錄有司尚令其倖逃三尺而其子及徒黨皆概加寬縱遂致遺孽復滋敢于盜弄潢池所至悉遭殘破總由政刑叢脞逋徒無所畏懲而妖賊橫行蓋亦亡

孫慎行以為大異工疏請修省

山東白蓮賊徐鴻儒作亂

初蓟州人王森嘗救一妖狐狐斷尾令藏之招人人聞異香多歸附遂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及陝西四川後森為有司所捕斃於獄其子好賢與武邑于宏志鉅野徐鴻儒輩踵其教徒黨益衆蹂擾山東幾二十年至是好賢見遼東盡失四方奸民思逞與鴻儒等約是年中秋並起兵會謀泄鴻儒先自號中興福烈帝稱大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為識遂陷鄆城曹濮騷動四川妖賊又助之賊復陷鄒滕嶧三縣鄒縣五經博士孟承光被執不屈死滕縣知縣姬文允視事甫三日城破登堂自經死以印畀小吏魏顯照及家僮李守務賊掠顯照索印顯照潛投其文而與

微之先見耳

守務並罵賊死時山東郡縣無守備亦不置重兵巡撫趙彥練民兵增諸要地請留京操班軍及廣東援遼軍以備征調廣起故大同總兵官楊肇基統山東軍討賊賊乘肇基未至襲兗州爲滋陽知縣楊栖及都司楊國棟所敗已而犯夏鎮韓莊劫掠漕艘官軍連破之運道始通賊又攻曲阜領馬步萬餘擁至城下知縣孔聞禮率民兵力禦賊不能克引去時賊精銳聚鄒滕間彥欲攻鄒縣副使徐從治曰攻鄒滕難下不如搗其中堅兩城可圖也彥乃與肇基令游兵綴賊鄒城而以大軍擊賊銳精奮而殪之嶧山遂圍鄒大小數十戰城未下乃令天津僉事來斯行及國棟乘間復滕縣國棟又大破賊于沙河乃築長圍困之賊食盡其黨皆出降鴻儒單騎走擒之送京師磔于市鴻儒臨刑嘆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年徒黨不下二百萬事不成天也鴻儒舉事凡七月而滅方鴻儒之未滅也于宏志亦起兵武邑應之殺人

祭旗聲言取景州焚掠四十餘里官兵勒捕于宏志立馬伏弓飛舞而迎官兵斬之於馬下餘賊遁四散王好賢見鴻儒敗挈家人南走至揚州事露就擒時論平賊功趙彦加兵部尚書餘進秩有差後以言官請修復孟廟命官致祭且恤孟氏子孫

質實　孟承光字永觀亞聖裔姪文允字士昌華州人趙彦膚施人徐從治字仲華海鹽人來斯行蕭山人

發明　徐鴻儒等以邪教聚衆作亂至僭號改元攻破州縣此非尋常盜賊竊發者可比觀鴻儒自稱經營二十年徒黨不下二百萬豈當時文吏武臣皆毫無所聞見而養癰貽患至此即鴻儒被擒之後餘黨正多當時殲鴻儒而外不聞搜捕根治使餘孽盡除而惟以寛縱了事夫平民從賊間有出于刦脅者然其中豈無為賊腹心爪牙之人乃以其黨出降悉置不問獨不念攻城破邑害官

殺民荼毒之罪有不容輕逭者乎平時旣漫無覺察事起則又一于玩弛此賊盜所以日盛而肆無畏忌馴至流賊熾而猶以議撫為事涓涓不息將成江河姑息之為害不其甚歟

六月以毛文龍為平遼總兵官

先是文龍襲取鎮江報巡撫王化貞而不及經畧熊廷弼兩人隙始開時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文龍總兵官加至左都督挂將軍印賜尚方劒護軍鎮皮島如內地及島亦謂之東江在東萊大海中綿亘八十里不生草木遠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
大清界其東北界則朝鮮也島上兵本河東民自天啓元年河東失民多逃島中文龍籠絡其民為兵分布哨船聯接登州以為掎角計中朝是之顧文龍所居東江形勢雖足牽制其人本無大畧往往卹敵歲糜餉無算且惟務廣招商賈販易禁物無事則鬻參販

布為業有事亦罕得其用焉

秋七月沈漼罷

刑部尚書王紀初因劾主事徐大化語隱及漼至是再疏直攻漼比之蔡京漼亦劾紀庇熊廷弼獄詔兩解之未幾紀削籍去葉向高言紀漼交攻俱失大臣體獨斥紀如公論何漼不自安乃引去自漼首進募兵之策結交閹寺遊閒內操朝議惡之及是罷歸後逾年卒

續實沈漼劾王紀庇熊廷弼獄事按廷弼薦遼陽佟卜年為監軍僉事張鶴鳴行邊以卜年嘗通李永芳謀叛欲以甚廷弼罪鎮撫司獄具移刑部紀與員外郎顧大章辨其誣改輕比故漼劾之王紀字維理芮城人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

八月以孫承宗經畧薊遼

初王化貞既失廣寧關外五城七十二堡悉為喀喀喇沁諸部所據聲言助邊實懷窺伺經畧王在晉與薊遼總督王象乾請給月糧歲費百萬又請築重關於八里鋪設守兵四萬入寧前兵備僉事袁崇煥以為非策白之葉向高向高不能決承宗請身往定之乃詣關門相度還奏築重城不若築寧遠要害與覺華島相倚角因言在晉不足任自請督師帝許之賜尚方劍御門臨遣以寵其行承宗既至關定軍制申明職守以馬世龍為總兵官令游擊祖大壽等守覺華島副將趙率教守前屯前後築城堡數十練兵十一萬造鎧仗數百萬開屯田五千頃我

大清兵不深入而承宗防守嚴亦不至敗衂軍聲頗振方承宗之督師也辟職方主事鹿善繼為贊畫薦監軍副使閻鳴泰為遼東巡撫帝皆從之及至關命善繼治軍儲而以鳴泰無寔畧軍事多不與

議鳴泰怏怏求去承宗旋亦引疾帝乃罷鳴泰諭留承宗以張鳳翼為巡撫鳳翼怯力主守關議承宗不可乃復出關抵寧遠承宗然之議乃定命大壽興功崇煥及滿桂守之承宗將圖大舉請餉二十四萬帝即命所司給之兵工二部相與謀曰餉足渠即妄為政用文移往復緩之師竟不果出

質實八里鋪在山海關外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本馮世龍字蒼元寧夏人趙率教陝西人

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諡忠烈鹿善繼定興人滿桂蒙古人○喀喇沁舊作哈喇慎今改

九月增田賦

時增州縣兵餉御史馮英請計畝加餉從之

質實馮英趙州寧晉人

封弟由檢為信王即莊烈帝

上諭册封信王於二十三日

皇極門外東廡百官行禮

給事中甄淑疏請文武一例殿試

疏言武舉中式一百六十人以本等巾服謝恩職方司會同科道查明年貌勇力伎藝才德注本人名下十月上旬過堂令各陳所能先期演試十月望日皇上臨軒策問閣臣與兵部尚書侍班皇上欽定一甲三名授都司僉事二甲三十名授守備三甲百餘名以次各授出身職方司遇缺即補定限三年内選完質實按成化中太監汪直請武舉設科鄉試會試殿試悉如進士例不果行至是甄淑疏請之甄淑黄岡人

地震

都門非講學之地朝官非講學之人鄒元標等身列大察自當以政務為重顧猶循里居餘事而于築設近地設苑分茅自高壇坫實非大臣所宜自處無論

先是二月濟南東昌河南海寧地震三月濟南東昌屬縣八連震三日至是平涼隆德諸縣及諸堡所地震如翻壞城垣七千九百餘丈屋宇萬一千八百餘區壓死男婦萬二千餘口後十一月陜西又震

冬十月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罷

初神宗時元標從吾以建言削籍里居講學垂數十年泰昌初兩人始召用已而同官都察院乃共建首善書院於京師御史周宗建董其事大學士葉向高為之記朝暇與同事高攀龍等講學其中名望日重而諸不附東林者咸忌之會明年當京察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慮為元標所黜童蒙乃首劾之以講學為門户元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復繼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方竊政傳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葉向高亦力為解且乞同去乃得溫旨

招聚生徒易涉黨援形迹即擬之宋時四大書院遺意人地亦迥不相侔並非循名而失其實乎在羣小憎其伉直借事生風力為攻訐甚至映及先師木主其奸邪固不足責然元標等不從黄尊素之言致鼠輩得借為口實貽禍清流自檢亦已疎矣

而興治復力攻比元標於山東妖賊元標從吾遊並引歸先是書院方建御史黄尊素謂元標曰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前矣謂徐階也元標不能用至是尊素言果驗元標從吾既歸羣小擊碎其碑暴于門外先師木主委棄路隅經史典籍盡被焚燬而院獨存後崇禎中禮部尚書徐光啓率西洋人湯若望等借院脩歷署曰歷局

質實 郭允厚曹州人郭興治東光人徐光啟字子先上海人

癸亥 三年春正月以顧秉謙朱延禧朱國禎魏廣微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廷推閣臣首列孫慎行盛以宏皆不用時魏忠賢用事因言官周宗建等首劾之忠賢於是謀結外廷諸臣秉謙廣微率先諂附霍維華孫杰之徒從而和之忠賢乃援秉謙廣微偕延禧國禎入閣時閣中已有

業向高韓爌何宗彦朱國祚史繼偕又驟增四人直房幾不容坐秉謙廣微膺爲無耻忠賢得爲羽翼勢益張而二人曲奉忠賢儼如奴役

質實顧秉謙崑山人朱延禧聊城人朱國楨字文寧烏程人魏廣微南樂人允貞子

紅毛番據澎湖

紅毛番即和蘭地近佛郎機在西南海中其人深目長鼻髮眉鬚皆赤足長尺有二寸頎偉倍常萬歷中福建商人歲給引往販呂宋諸國和蘭人就而轉販未敢窺中國也自佛郎機市香山據呂宋和蘭聞而慕之二十九年駕大艦攜巨礮直薄呂宋呂宋人力拒之則轉薄香山澳澳中人詰問言欲通市貢不敢為紀當事難之名其酋入城遊處一月不敢聞於朝乃遣還有海澄人李錦及奸商潘秀郭震販久與和蘭

人習語及中國事錦曰若欲通貢市無若漳州者漳
南有澎湖嶼去海遠誠奪而有之貢市不難成也錦
乃代為書移守臣即俾秀寰齋書當事大駭繫秀於
獄寀不敢入初秀與酋約有成議乃聞而酋不及待
即駕艤抵澎湖錦往偵被獲亦下獄已而議遣二人
諭其酋還國且拘寀與俱酋觀望不肯去時稅使高
寀者嗜賄甚隱遣心腹周之範詣酋說以三萬金餽
寀即許貢市酋喜盟有日矣會總兵施德政令都司
沈有容將兵往諭有容負膽智大聲論說酋心折乃
悔悟令之範還所贈金止有哆囉嗹玻璃器及番刀
番酒餽寀乞代奏通市寀不敢應而撫按嚴禁奸民
下海犯者必誅由是接濟路窮番人之食始揚帆去
然是時佛郎機橫海上紅毛與爭雄復泛舟東來侵
奪臺灣地築室耕田久留不去已又出據澎湖築城
設守漸為求市計守臣懼禍說以毀城從去即許互
市至是果毀其城然據臺灣自若及互市不成復禁

澎湖尋犯厦門官軍郡之濵海郡邑為之戒嚴既而巡撫南居益請於朝發兵出擊相持數月賊又不退乃大發兵諸軍齊進冦執首運米入舟而去獨渠帥高文律等十二人據高樓自守諸將破擒之澎湖之警始熄其據臺灣者如故

臺灣

和蘭明史外國傳和蘭本國去中國絶遠華人未嘗至其所恃惟巨舟大礮舟長三十丈廣六丈厚二尺餘樹五桅後為三層樓旁設小牕置銅礮桅下置二丈巨鐵礮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世所稱紅夷礮即其製也桅後置照海鏡大徑數尺能照數百里云佛郎機近滿喇加正德中據其地逐其王遣使臣貢方物請封始知名呂宋在南海中去漳州甚近澎湖島名在今泉州府東海中與金門所相對宋史泉州東有海島曰澎湖烟火相望即其地也臺灣在福建泉州南海中古曰東番今為府屬福建布政司厦門在泉州府同安縣西南海中嘉禾嶼有城今設提督總兵官駐之分

唐時以宦官十
道巡邊獎政豈

巡道及府同知亦駐此沈有容字士宏宣城人南居益字思受渭南人後闖賊入闕不屈死本朝乾隆

四十一年

追謚忠烈

發明 和蘭僻在海島素不知名並非佛郎機呂宋諸國可比其薄香山澳求通貢市當事既已難之則當奏聞於朝嚴拒其入乃拾其酋入城遊處匝月使彼得窺中國所有益生艷戀而不肯去而奸商輩遂得肆其邪謀為之導誘皆始謀不臧蒙蔽養奸有以致之也至高寀貪黷嗜賄通問私交令番酋生心輕視中國澎湖臺灣之警歷時不熄則尤此事罪魁時錦秀等論死戍邊而獨不聞治高寀黷賄之罪是朝廷於致患之由固未周知亦不欲深究失刑漏網又豈獨高寀一人已哉

遣中官刺邊事

宜倣效熹宗果欲洞悉邊事則于一切奏報虛心體察何處為將帥所朦若中官出使方隅不過巡視自肆其愛憎顛倒所言又豈可憑乃欲藉若輩為耳目謂可盡得邊情何異使聾者將命瞽者導行乎況椓人竊柄方欲借兵事以冒賞逞威熹宗又

帝好察邊情常遣中官詣闕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及魏忠賢竊柄遣其黨劉朝等四十五人齎甲仗弓矢白金文綺先後至山海關頒賚將士實覘軍也孫承宗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當水旱荒疲之後將領罷邊籌而事迎送士卒釋戈甲而供使役俱屬未便且山海關城知中使將出將吏憂懼即令命使已行無容追議恐後此創為事例不可不慎也帝不省

三月太白晝見

二月丙戌晝見至是月丁巳又見

夏四月京師地震

震日庚申朔也十月乙亥復震

從而傅之以巽
偵亦甚矣

朱國祚罷

國祚在閣素行謹慎事持大體十三疏乞休遂許之
未幾史繼偕亦致仕先是刑部尚書王紀為魏忠賢
所逐國祚疏救復具揭爭之紀為禮部侍郎
嘗以事忤國祚者也人以是稱國祚長者

五月四川總督朱燮元克永寧奢崇明走龍場

先是川兵既克重慶貴州兵亦復遵義已而遵義再
為賊所陷推官馮鳳雛被死朝議加燮元兵部侍郎
為四川總督討賊至是燮元謀直取永寧集將佐曰
我久不得志於賊者我以分賊以合也乃盡撤諸軍
會長寧連破賊砦與秦良玉合兵搏戰賊大敗遂入
青崗坪抵城下拔之降賊二萬副總兵秦衍祚等亦
克遵義崇明父子逃入舊藺州城尋為參將羅乾象
所攻克賊勢益蹙乃率餘衆走水西龍場借兵安邦

王三善進討奢酋雖連戰摧鋒軍聲頗振然亦值其敗竄之餘易于奏績並非有勝算獨操況既薄賊巢並當乘勝掃除以清蠻箐乃三善輒因屢捷生驕怠留日久而于邦彥等假息游魂

彥邦彥遣二軍窺遵義永寧變元又敗走之諸將乘勝鏖戰入龍場生擒崇明妻宋氏及其弟崇輝斬獲萬計崇明父子竄深箐得免時變元以永寧既拔蜀中已靖遂不窮追而貴州巡撫王三善以崇明竄入水西會師六萬進討屢戰皆捷遂渡渭河直抵大方入居安位第位與其母社輝走火灼安邦彥匿織金皆不敢出三善既連破賊有輕敵心謂賊不足平駐大方久之會糧盡不得已退師乃焚大方廬舍而東賊躡之副總兵秦民屏叅將王建中戰歿三善遂為降賊陳其愚所害其愚者賊腹心先詐降三善信之令隨行遇賊其愚衝三善墜馬三善知有變急解印綬付家人欲拔刀自刎羣賊擁之去罵不屈遂遇害監軍副使岳具仰同知梁思泰主事田景貨實猷等四十人皆死之於是賊勢又熾

龍場在四川敘永廳永寧縣東南與貴州大定府畢節縣接界今為營有守備駐此考此又一龍場非王守仁所謫之龍

竟爾置之不問致賊人得乘其退兵之隙尾躡猖狂前功盡棄皆由輕敵老師坐取殞歿三善節雖可矜而咎固無可諉也

堨驛也長寧隋瀘州地唐長寧州宋為軍明縣今因之青崗坪在敘永廳西亦曰青崗關蘭州城唐置州宋廢故城在今敘永廳東渭河在大定府黔西州北東南流會于陸廣河大方即今大定府治舊安氏據為巢穴火灼城名在黔西州北織金亦城名在黔西州西北地最深阻王三善崇禎初贈兵部尚書世廕錦衣僉事後又贈太子太保岳具仰延安人贈光祿卿田景猷貴州思南人贈太常卿並錄其一子

客氏魏忠賢殺光宗選侍趙氏幽裕妃張氏於別宮殺之

客魏肆惡慮妃嬪白其罪矯旨賜趙選侍自盡選侍出光宗賜物列于庭西向禮佛痛哭自經坐裕妃別宮絕其飲食天雨妃匍匐承擔溜飲之而死皇后張氏素精明客魏憚之后又數于帝前刺客魏過失是

年后有娠客氏密布心腹宮人以計墮之帝用此乏嗣又於帝郊祀日掩殺帝所寵馮貴妃左右無敢言者范慧妃以讒失寵李成妃為之乞憐客魏知之亦幽成妃別宮成妃故鑒裕妃餓死預備食物壁間半月不死斥為宮人

發明　從來閹寺擅權必結宮闈以自固其間有害及宮闈者亦必藉寵盛之宮闈以肆其毒至客魏肆惡已極慮妃嬪白其罪竟敢矯旨殺光朝選侍浸假而幽裕妃浸假而墮后胎殺貴妃幽成妃宮中生殺惟所欲為并不必有所憑藉此實前代所希聞者熹宗雖童騃至于不能保有妃嬪且不能保其子而不之覺殊出情理之外奸璫之壞朝政而害忠良莫甚于有明一代而若此之恣害宮闈作威擅殺即明季亦所未有楊漣一疏所為擢髮數之而痛哭流涕者此也

冬十月以趙南星為吏部尚書

先是南星為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齊天下為已任與吏部尚書張問達掌京察故給事中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先朝結黨亂政議黜之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力持不可南星特著四凶論卒澄汰之天下快甚又巡方者有提薦人材之例南星已奏止之而踵行如故南星復劾奏巡方者始知畏法至是問達雖南星代為吏部銳意澄清獨行已志政府及中貴憚其剛嚴不敢有所干請魏忠賢雅重南星名遣其甥傅應星謁見拒不納遇忠賢於朝正色語曰主上沖齡我輩內外臣子各宜努力為善忠賢嘿然怒形於色大學士魏廣微南星友允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廣微入內閣三至南星門謝弗見又嘗歎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微恨刺骨與忠賢比而齕南星然當是時東林勢盛葉向高韓爌方輔政

南星掌銓李騰芳陳於廷佐之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魏大中袁化中掌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居相饒仲王之寀輩悉居卿貳而郎官鄒維璉夏嘉遇張光前程國祥劉廷諫等亦皆民譽衆正盈廷激揚風議忠賢頗憚之于外事未敢大肆

質實　李騰芳字子實湘潭人陳于廷字孟諤宜興人袁化中字民諧武定人鄭三俊字用章池州建德人鄒維璉字德耀瑞州新昌人張光前字爾荷澤州人程國祥字仲若上元人劉廷諫順天通州人

十二月封李倧為朝鮮國王

先是朝鮮國王李昖奏立其次子琿為嗣禮部執立長之議不許萬歷三十六年昖卒琿自稱署國事遣陪臣來訃且請謚帝惡其擅不允三十七年十月始封琿為國王從其臣民之請也謚昖曰昭敬天啟三

魏忠賢竊弄魁柄稔惡已盈顧此時雖衆正不容羣奸漸進而刑獄之柄尚在南司故縱動于惡而無由自逞迨蓄憤益甚遂

年四月國人廢琿而立其姪倧以貽敬王妃之命權國事移文督撫轉奏毛文龍為之揭報登州巡撫袁可立上言琿果不道宜聽太妃具奏以待中國更立疏留中八王妃疏請封倧禮部尚書林堯俞請遣信臣會同文龍公集臣民詢訪勘辨十二月文龍申送到彼國公結乞令倧統理國事再遣重臣往正封典至是遂

封倧為國王

地震

兩京鳳陽蘇松淮揚泗滁同日俱震

魏忠賢提督東廠

初神宗末刑罰弛縱而廠衛緝事亦漸稀簡詔獄至生青草及是忠賢以司禮秉筆領東廠事車馬儀衛

藉東廠以立威于是緝捕之權一歸掌握許顯純輩又以羅鉗吉網為之鷹犬爪牙延禍搢紳由茲益烈浸假而廠衛之命儼然與詔旨並行凶燄勢賸將及四載清流幾靡有孑遺熹宗童騃昏蔽授以大固不足深責而天道昭昭竟不護持善類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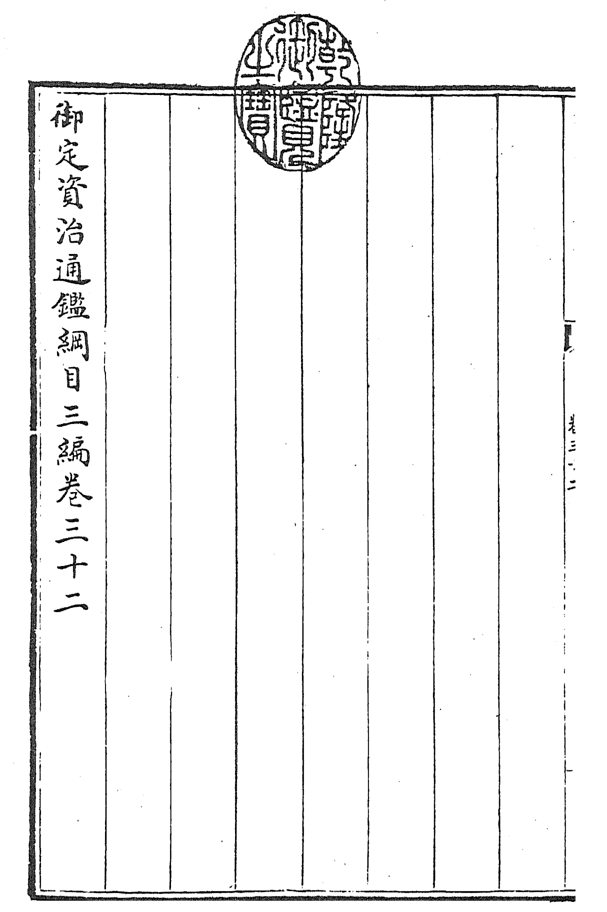
僭擬乘輿已而任用田爾耕掌衛事許顯純為鎮撫理刑羅織典遺鍛鍊殘酷廠衛之毒于斯而極矣

貲竇田爾耕任邱人許顯純定興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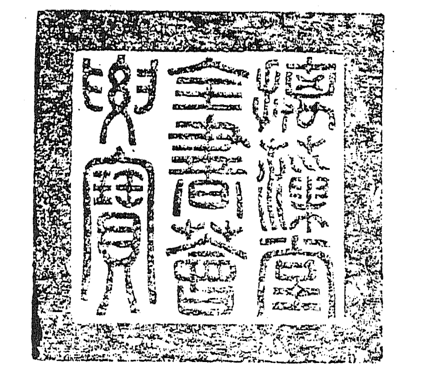
括天下庫藏輸京師

葉向高言郡邑庫藏已竭藩庫稍餘倘盡括之猝有如山東白蓮教之亂將何以應帝不納

明祚將傾故不
惜假手閹奴以
逞之毒耶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十二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羅修源

謄録監生臣王崇綱